

說小影電

戀之國祖

著山東史



書叢藝文今

社版出今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449B

書叢藝文今當

戀之國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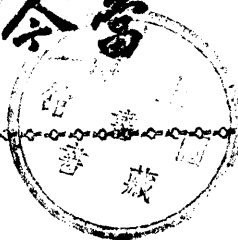
著山東史



社版出今當

~~133698~~

123698



序「祖國之戀」

郭沫若

東山兄有一日到我寓裏來，他把「祖國之戀」的油印本和由「中蘇文化」雜誌剪下的鉛印本一道給我看，他說：「這個電影劇本將要印成單行本，希望你做一篇序。」

「祖國之戀」我是曾經讀過的，早就希望能有單行本出現，但要叫我做序，對於電影劇本的製作完全外行的我，便不免有點躊躇。

大約就是因為看見我在躊躇罷，東山兄又把油印前的一篇「代序」指給我，那是發表在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的新華副刊上的一篇論文，題名是「希望文藝界的朋友們寫作電影劇本」。他又說：「目前電影劇本很少，就請參酌拙意，鼓勵鼓勵一下文藝界的朋友們寫作罷。」

東山兄這番懇切的意思使我深受感動，同時我也感覺着他似乎有鼓勵我的用意，所以我也就毫不客辭地寫了這篇序的任務接受下來了。

「希望文藝界的朋友們寫作電影劇本」我也早就讀過，現在我又仔細地再讀了一遍。虛懷若谷的謙沖，這開門見山的真率，這條分縷捭的縝密，這休休有容的誠懇，實真是交如其人，使人感覺着非常的親密，而自然地湧出想去接受他的「希望」的勇氣。

電影是機械化的藝術武器，文藝作家們應該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約正是因為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才不敢輕易嘗試罷。我自己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五六年前遠陷在日本的時候，早就有朋友寫信來催逼過我，勸我寫電影劇本，但我一直到现在始終不敢從事。總想，一個連步槍都還不十分操縱得好的小兵，怎能一步便敢去參加機械化部隊呢？

所以「不熟悉電影藝術在表現方法上的條件或規範，與劇本的形式，」因而不敢寫，至少在我這樣的一個拿筆桿的小卒，確是事實。至於說「恐怕劇本通過電影導演的處理之後會走了樣，」因而不肯寫，我看這倒是出於站在導演者立場的東山兄的謙抑。文藝作家們大約還不至於有這樣的倨傲罷？

東山兄的為人與做文有一貫的謙抑的態度，實在是足以做我們的模範，而他現在又把「祖國之戀」印行出來，不啻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寫作電影劇本的範本。我們除欣賞他的劇本

之外。應該要酌取他這一片的苦心：便是大家虛心地來學習這種「藝術的藝術」，而使電影事業在我國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本來「種技術或學問的修得，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總要你費盡多少心血，受盡多少折磨，才能够昇堂入室。因為得之艱難，所以視之寶貴，凡是在成爲一位專家之後，總不免要帶些孤芳自賞的襟懷。舊時的所謂「門外不傳」，即指一種祕訣不肯輕易授人的那種封建意識雖然不足爲訓，但也有它的充分的理由的。我們願意虔誠地尊敬專家，原諒專家的高蹈。但要打破這種封建意識，使得一切學藝得以繼續發展，卻只好希望專家們都能有「有教無類」的精神，決破自己的樊籬或繭虎。

東山兄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說是樹立了一個以身作則的榜樣，他是把專家的習氣完全破除了。但讀了他的「代序」，使我立刻聯想到另外一篇文章，便是吳實甫先生的「文藝戲劇」的「簡論」（見「戲劇月報」創刊號），那態度便完全兩樣。文章開首的一小節是：

「近頃有一些「文藝家」之流，態度頗爲倨傲地貶視着我們戲劇運動二十餘年來所得到的一點辛勞的成果，說我們這種戲劇是缺乏「文藝」性的。隨着這「白雪陽春」似

「高論」，他們似乎又頗有意弄點文藝戲劇出來，給我們做個模範的傾向。」

接着便介紹了一段戈登克雷的批評，指出「文藝戲劇」是「不可能而幻想的事，像歌德和席勒那樣」一代傑出人才」，都結果是失敗了。於是吳先生便寫出結論說：

「據此可知今日的「文藝」家之流要來衡量我們的戲劇是否缺乏「文藝」性，首先他應該弄清楚戲劇是怎樣一種文藝！」

這篇「高論」大約是有所激而發的罷？所謂「文藝家」或許也有一定內所指罷？但吳先生卻似乎把專家的風度表示得過火了一點，雖然他也在叫人「弄清楚戲劇」，但總覺得有點拒絕人於千里之外。

專家們的正當防禦是理有應該，但我們在門外人對東山兄的態度卻禁不住要感覺加倍的親切。

一個人只要肯作正當的努力，總是好的。外行的文藝家要來寫寫劇本，寫寫電影，我也總是好的。所謂「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成功或失敗，那正需要專家來加以指點的啦。

受了東山兄的鼓勵。我也打算不避冒昧地學習學習一下，好在這「祖國之戀」但是一個好的範本陳在我們的眼前了。

卅二年二月廿六日

代序

史東山

希望文藝界的朋友們寫作電影劇本

電影這機械化藝術武器的效能之強大，不用多說，已經是誰都承認了的事實，而因為它是綜合各種藝術的藝術，所以各種藝術家們，特別是文藝作家們，應該儘量地來利用這武器。這也不用多說，是誰都以為是對的吧！但是，為什麼文藝家們很少會這樣做呢？原因不外乎兩種：一、是因為文藝作家不習慣於寫電影劇本，不熟悉電影藝術在表現方法上的條件或規範，與劇本的形式。二、是因為文藝作家恐怕劇本通過電影導演的處理之後，會走了樣。其實，這兩種原因所存在的困難情形，何嘗是難於克服的呢！

如果文藝作家所寫的電影劇本是合乎電影表現的條件的，電影導演不是都會把它處理得走了樣的。按導演的任務來說，他還應該，也有可能，發揚原作所不夠的地方；糾正原作所

疏忽的地方，並且，利用電影藝術所獨具的「特長」來發揮原作的精神。用這種「特長」來表現而得的種種效果，常常是從前的文藝作家，以至戲劇家，美術家或音樂家們所想像不到的。

我倒以為：文藝作家們不注意電影藝術正需要着「文學意味」，不去理會它，不去瞭解它，而利用它，在文藝作家們，可算是一種「疏忽」，在電影藝術，該算是一種「阻礙」。

電影導演，特別是中國的電影導演的工作，已經足夠繁重的了，除了本身的基本任務之外，還必須參加各部門的工作——從佈景，服裝，道具，化裝的設計，到配音，剪接，與劇務支配，甚至於連人事經濟的調度與管理等煩瑣事務都得顧到。加以：中國電影歷史的短淺，熟練幹部的缺乏，以及經濟力量的微弱，致導演的精力與時間，經常是過多浪費的，而且，他除必須研究自己的專門學術以外，還得吸收與之有關的智識，如哲學，心理學，文學理論等等。因此，若再把編劇的工作堆壓到他身上去，實在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中國電影作品，幾乎都是由於「自編自導」的，這是一種不得已的情形，也是一種畸形的現象，不能讓它永遠這樣下去的。

這決不可誤會爲電影導演的自爲心，或是門羅主義的表現。拿過去的實情來講：曾經有少數文藝界的朋友供給過電影劇本，但多半是不適合於電影表現的。他們所寫的劇本，往往有很多在文字上敘述或描寫得十分精到而無法用電影的畫面具體地表現出來的，或者，在文字上，祇須用幾個字可以說得清楚明白而在電影的表現方法上必須大費周折的，因之，這種劇本，便和電影劇所應該具有的獨特的「結構形態」和「節奏」Rhythm 都不能一致。如果在一部劇本裏面存在了很多諸如此類的敘述或描寫的字句，而去掉它便會失掉這劇本的好處的話，那麼，這部劇本便不能適用於演出了。

大家都知道：「劇本，（按指舞台劇）是文學裏最困難的形式，因爲劇本中的人物全憑自身的語言動作，不藉作者的助言，能表現其明確的性格的。在小說裏，作者不絕地與登場人物在一起，可以說些如何理解那些人物的話，或者說到人物行動的背後所含著隱藏的思想或祕密……又得自由地巧妙地使讀者無意中支配讀者去歡喜作者自己所歡喜的一切。然在劇本裏，却不容許作者自由地插嘴，來向觀衆作什麼說明的。」（高爾基論劇）。電影劇，雖然也沒有像小說那樣自由，比舞台劇却少限制，然而，它又有它獨有的限制。因爲電影劇

不像舞台劇那樣祇有一個遠景，一種固定距離的畫面構圖，電影具有遠近自由的表現方法的「特長」，所以它利用觀眾的「視覺」重於「聽覺」，而因為電影對於時間與空間的交代，沒有像舞台劇那樣的限制，所以，在電影劇裏，即使是枝節事件，也必須具體地用畫面來表現，絕對不容許借助於角色的語言來作交代，如像小說和舞台劇所常用的表現方法。電影，甚而至於連劇中人物的感情都須用演員的動作表情來表現。在舞台劇裏，劇中人物往往得說些：「在現實生活中不會說的，或是不會說得那麼多的關於表白自己感情的抒情詩一般的話」這在電影劇裏，也是絕對不容許的，那就是因為它有表現劇中人物面部表情的「特長」，甚至連眉毛的微微一動都能在幾千觀眾之前表現得清清楚楚的。

儘量利用並發揮一種藝術的「特長」，應該是藝術家重要使命之一。

假如一部電影，看起來使人感覺有舞台劇意味的地方，那就可算是一種缺陷。電影藝術的表現方法，在語言動作與表情上，都應該比舞台藝術更接近於現實，更真實。

一種藝術，自有它獨特的一種欣賞法，這是藝術家必須顧到而用以規範他的創作方法

的。

欣賞電影藝術，不像在家裏看一部小說，可以隨便在多少時間內看完。看小說看得有味，可以一口氣看下去，看得感覺平淡鬆懈而沒有勁的地方，無妨擱置一下，換換空氣再看，或者躺下在牀上看，以似乎在休養的心情來看，甚至把它丟掉不再看下去，立刻另換本書來看，不會直感地覺得有什麼很大的失望。但在戲院裏，就完全不同了。觀眾誠心誠意地，甚至熱烈緊張地從很遠的地方奔了來，說不定還得在售票櫃前像買平價米似地擠得渾身大汗。（假如在鄉鎮上放映電影，還有從幾十里外趕回來的）。進了戲院，得坐在一定的位置上，像小學生上課似地，還得用相當的注意力去望着銀幕，心裏稍爲一打斜，不知不覺地已經有兩三種畫面閃過去了，或者因此便看不懂了，連劃根火柴來燃焚紙烟的餘暇都覺得很催促，觀眾的心情決不像躺在牀上看小說時那樣的平靜。在短短的一二小時內，觀眾要求電影劇很經濟很扼要地給以相當滿意的收穫。即使是幾分鐘的平淡或鬆懈（當然是指「結構」或「節奏」上所不該有的），觀眾在家閱讀小說時毫無問題地可以忍耐的，在戲院裏却不能忍耐，而會「下意識」地感到如像坐在課裏似的抑鬱，或是久坐致疲的苦楚，而在先前的那種誠

意與熱望的心情之下，這時候，會引起一種「反響」，甚至漸入於瞌睡。統而言之：戲院裏的觀眾是最沒有忍耐心的。因此，寫作電影劇本，在材料的剪裁上，必須十分嚴格，在敘述與描繪的手段上，必須十分經濟而扼要。自然，必須求其深入，但亦必須求其簡明，使劇情 Dramatic Situation 發展迅速。

電影劇，比之的是接近於小說的，所以我相信，文藝作家會寫出優秀的電影劇本來，祇要願意注意一下電影藝術的「特長」，及因這「特長」而產生的表現方法的規範或條件，也就是說，電影劇應具的形式。

我不知道文藝界的朋友們對於電影，特別是中國電影的印象怎麼樣？

電影發展史的起首幾頁所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也許比戲劇的還要壞些，它起初是在文化氣氛非常淡薄的四十年前的美國社會裏成長起來，甚至爲流氓形態的商人把持過大部份的勢力。在中國，也是彷彿。但是，如果我們承認這武器的效能的強大、那麼我想：除了前述的兩種原因之外，文藝界的一般朋友，總不至於如若干「似是而非」的，自以爲清高的先生們

因人事關係所得的印象而不願意接近電影藝術，從而參加開拓工作吧！

電影商業資本家的企圖贏利，和電影藝術的應該吸收多量觀眾，目的既無矛盾，方法未嘗不可以統一，而況凡人都要面子，愛名譽，如有人指引「向上」的道路，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誰不欣然樂從呢！

蘇聯的重視電影，已是世人周知的事實。史太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波）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以電影放映機的數目字列於「人民文化水準增高情形表」內，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對於電影的處置和態度完全不同。莫洛托夫在那次大會的報告中亦曾說：「……電影事業的發展——特別是有聲電影，已成為具有巨大政治意義的宏偉的文化事業」。

劇本在書報上的發表，也許是文藝界的朋友們所重視的吧。這在從前，確乎是很少看見，但最近已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外國的電影劇本在中國已經譯出的有「一九一八的列寧」，在它寫作的技術上，會得到讀者熱烈的讚揚。在翻譯中的有「馬門教授」和「三天」（按為去年蘇聯進兵波蘭時的故事，在今年國際文學第四期發表，列第一篇。）中國的電影劇本

，也會翻在書報上見過，但是因爲用的都是攝影食本（Continuity，亦稱分鏡聯合本）附有很多攝影場用的「專門性」的術語詞，並且都寫得太簡單，沒有寫景和人物外形的描繪，及用以啓發演員理解劇中人物心理狀態的敘述，或描寫於是便使讀者索然無味而不能風行。

一、社會力量的作用，與自然力量的作用十分相似——假如我們沒有理解它們，沒有注意它們，那它們將是盲目的，猛烈的，破壞的。（上海香港有一部份電影作品確是這樣。）然而只要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效果，那它們就逐漸服從我們的意志，作爲我們達到目的的工具，而完全以我們爲轉移了——只要把握了它們的本質在社會工作的生產者手裏，它們將從兇惡猙獰的主人變爲心悅誠服的僕役了。——將這理論整個社會力量運動原則上的話，引用在狹小的電影問題上，也未嘗是不適當的吧。

一九四一、一二、重慶。

重要人物及其性格

1. 唐經綸 縣政府幹事，曾爲人民愛國會負責人。北方青年，富有工作經驗。性格沉着勇敢而機警。

2. 李永田 愛國會同志，工人出身，體魄雄厚，性格蘊直堅毅，不爲威武所屈。

3. 王相庭 縣紳，以商起家，雖有骨氣，但無新智識。年約六十。

4. 王道元 相庭之子，大學初年生，表面似文弱，但有血氣，易動感情。

5. 陳崇睿 商人，孱弱無主張，而重利，神經脆弱，不經磨折。年約五十。

6. 陳 妻 北方舊式婦人。

7. 陳苗影 崇睿之女，北方少女，初中程度，潛性活潑勇敢，但表面仍有舊禮教傳統氣息。

8. 周興葆 木料行主，勞工出身，有正義感，本性粗鹵，後學斯文。

9. 縣 長 樸實慈祥，爲飽經風霜之士，年約四十餘。

10 黃興昌 煤炭行主，勞工出身，性格忠直謹嚴，亦富正義感。年約四十。

11 鄧宗敬 民族工業資本家，略具新知識，尙有胆識，胸襟亦較寬闊。年約五十。

12 萬同志 農民出身，曾參加革命之青年。

13 張延勳 雖稱忠厚，然昏庸腐舊，機械地崇揚古道，盲目行忠，故善諂媚而形卑鄙。年約

五十。

14 黃壽山 偽公安局長，舊軍閥下級軍官，或似馬弁之類，粗野陋俗，有奴性。

15 王老火 相庭同族，充其家僕，年約五十，略有傻氣。

16 神 尾 敵軍官，潛性粗野，而虛重禮貌，故顯陰險狠毒之性。

17 吉 田 敵國商民，性如神尾，但以非軍人，尙不甚粗野。

18 張大有 偽軍，如北方江湖上游客，略有俠氣。

19 李得勝 偽軍，較聰明謹慮。

20 于思葆 偽軍排長，曾受相當教育。

▲華北某縣城鳥瞰

氣魄雄偉，線條簡單的華北風景中的一個中等縣城。

▲縣城市街

並不寬闊的半現代化的市街，潤着幾家大商店，顯然是本地工人設計的所謂洋房，其餘的多半是北方式樣的市房，都關閉了門。若干處牆上還有彈痕，店家的招牌有脫落了一邊而斜傾着的。有一家的大門橫倒在地上，一半伸出在門檻外邊，門板是破碎了的。街上除了一個站崗的偽軍和一個緩着很慢的步子的敵軍在巡視之外，偶而看見有一二人走過。有一個似乎是工人模樣的人，揀了一個小包裹，從一家關閉着的商店裏探頭探腦地走了出來，慌忙地鎖上了門，向這兒走過來。這原來是一條靠近城門的要道。那個人低着頭，故作自在地在想走出城門去，却被守衛的偽軍擋住了：

「不許出城，知道不知道！」

個軍走上一步，把槍橫下來，聲調並不最強硬。那個人站住了：

「我，我想到城外去買點兒菜，就回……」

「菜有人挑進城來可以買。」

「那麼……」

「別那麼了，回去！」

旁邊已經有一個敵兵走到他身邊，奪去他挾着的小包裹，用手搔了幾下，看看他的臉色。後面另外有兩個人也想出城去，遠遠的看見了這情形，並且看見那個人轉身退了回來，也便面面相噓而轉向別處去了。有一個偽警，拿了幾張告示，提了一只提桶，在城門洞裏邊的牆上刷漿糊，抽出了一張告示，貼在牆上。

正在貼着的告示：

大日本皇軍駐支那平陽縣警備隊部佈告

查本縣居民避居異地，久不來歸，不知皇軍實行王道，尚持寬宏之德，實屬匪是。

爲此布告；凡本縣居民逾三月不歸城者，沒收其財產，在敵區捕獲者殺無赦。仰爾良民，從速函告親友，一體遵照。

此佈。

昭和十五年×月×日

隊長：神尾三郎

▲敵警備隊部門前

門前也有人在貼着同樣的佈告。隱約聽見有人在說：

「……所以我說，這個辦法是沒有用的。」

一個敵軍官正走到窗口，伸手向窗外彈着紙烟灰，同時用日本腔的中國話說：

「沒有用的？你的意思……」

▲敵警備隊部客廳

——客廳佈置的用具和裝飾品，都很講究，但顯然是湊合起來的東西，色調與式樣都不稱配。

敵軍官（神尾三郎）伸手在窗外彈去烟灰之後，轉身過來，接着說：

「……你說，你的意見是……」

站在古式的茶几角上的一個穿緞子袍褂的中國人，（本縣士紳張廷勳）矮胖的身材，蓄着粗俗的鬍子，一只昏庸的面孔，陪着齷齪的笑臉，而因為他是胖子，他的笑聲便覺得很怪：

「譚海濤？（怪笑）我爲什麼要那樣說呢，神尾隊長，因為老百姓都這樣說……呃！這我得預先聲明，啊，我預先聲明。」

張廷勳說話中間又夾了一聲怪笑：

「老百姓都說皇軍到處強姦殺人，殺人，放火，我是不相信的，我是不相信的，啊，但是，老百姓既然都這樣說，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所以我說，你單靠貼佈告叫老百姓回來是沒有用的，是沒有……」

神尾突然拿下他正在吸着的紙烟，使廷勳不無有點緊張之感，神尾不耐煩地說：

「這個我知道了，沒有用的，沒有用的，你儘說「沒有用的」是沒有用的啊！我當然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同時要用的，現在我是要聽聽你的辦法到底怎麼樣啊。你說！」

廷勳似乎有點急了：

「海神，海神，我說神尾隊長，會釣過魚沒有？」

神尾覺得廷勳這話說得奇怪：

「這是什麼意思？」

「釣魚的沒有說用鞭子打魚，會釣得到魚的吧！」廷勳回答。

神尾很敏感地突然大笑起來，走動了原來站着靜聽的地位，廷勳不知所以然地陪笑着。神尾大笑著說：

「……喔！我懂得你的意思了——釣魚的釣上得攔一點兒小吃的東西是不是？要嘗魚味兒，得犧牲幾塊餅是不是？」

「是啊，嘩嘩嘩！」

「……巧極了，你的意見，正合我一樣，可是，你還不够聰明……」
神尾顯着得意的神態：

「我們要做到：釣魚吃的餅，還得到魚身上去找才好啊！」

廷勳還沒有明瞭這句話的具體意義：

「呃……」

但是因爲神尾又大笑起來，於是也便跟着大笑。

二人相與大笑。神尾漸斂笑容說：

「原來，岡村司令官已經有了這樣命令。」

神尾又用手臂拍拍廷助的胸口，臉湊近他的臉，作好險性的笑：

「老張，看着，我的辦法，不用我們化一個鉢子的本錢，叫老百姓統統地回來，給你做

一個現成的縣長。」

一個是陰沉地笑，一個是諂媚地笑。

▲同前市街

市况依然如故，而且，因爲是在夜裡，淡淡的有點月光，便覺得格外懽潔。長長的市街，沒有一點燈火。站崗的敵兵，似因寂寞疲倦而斜倚在人家門邊上點着紙烟吃。遠處的狗叫聲引起了近的狗叫聲。這時有軍隊的脚步聲自遠而近，站崗的敵兵在傾聽之後，慌忙熄滅了烟頭火，塞在衣袋裏，急即奔到路邊上，立刻紀律化起來。偽軍三四十人，後面跟了十幾個

着輕便的槍和木殼槍的敵兵，由一個敵軍曹領導着向洞過來。敵軍曹遠遠地就命令站崗的兵
兵開城門，敵兵敬了禮，跑步過去，用腳踢開那坐在城門洞地下睡覺的伙伴，他眼
睛四顧，慌忙地站起來幫同去開門。軍隊隨即出城。

▲城門外

敵偽軍出城，敵軍曹用日語叫：「立停，」偽軍排長（于忠葆）即用國語翻譯。敵軍曹
再叫：「向左轉」，「稍息」，于忠葆都一一爲之翻譯。

敵軍曹命令敵偽軍說：

「現在，在這裏換帽子，自己的帽子完全交給最後一個人送回去，不許帶在身上，協皇
軍的帽子，交給最後三個人送回去，不要再來了。」（日語）

敵軍一個個把自己的帽子取下，從衣袋裏取出「釘有青天白日國徽的中國軍帽」來戴上，大
家似乎覺得很有趣，都相顧而笑。最後的那個人在挨次收取他們自己的帽子。這時候同時聽
見偽軍排長于忠葆以不很有勁的聲調，在翻譯着命令。他們穿的是最新式的和中國軍隊差不
多的軍服。

一個滿臉鬚鬚的敵兵，整理着頭上的帽子，回顧他右邊的一個額骨上有一條刀疤痕的同伴，相與嘻笑。這兩個險上都有特徵的敵軍，使我們很容易認識清楚。

偽軍們取下原戴的帽子，有的隨便就換上了中國軍帽，有的把帽子在手裏翻攪着，最後三人在收取舊帽子。

一個偽軍（李得勝）撫摩着帽上的國徽，良久之後，才若有所思地把帽子戴到頭上。

另外一個偽軍（張大有）剛剛戴好了帽子，也正在沉思着，忽然聽得敵軍曹呼口令，他才懶洋洋地抬起頭來，于忠葆還是不很有勁地接着叫：

「立正」：

他便懶洋洋地立了正。

「向右轉：」

李得勝也便懶洋洋地向了右轉。

「開步走！」

他也便懶洋洋地開步走了。

另一隊敵軍，約二三十人，全副武裝，接着在市街上走向城外去。偽軍後面跟着敵軍，在淡淡的月光下向荒野開去。

▲村莊A

一個約有數十戶的村莊，有二三婦女在井邊洗濯衣服，屋頂上縹緲的炊煙在曉霧中上升，形成了冠蓋似的雲朵，剛出山的斜陽，在條條的麥葉上反映出點點的亮光，鶯啼婉然，顯示着甯靜和溫暖的氛圍。忽然一個兒童和抱着一捆青菜的農民倉皇奔回村莊來，遠遠地聽見他們在喊叫着，那幾個婦女正在莫明其所以然的時候，槍聲響了，她們站起來看了一看，也就逃了。一個急得沒有來得及把洗滌的衣服帶走就逃了，一個逃了一步，又回轉身去搶取衣服，掉下來的，她僅回頭向地上望了一下，不暇管了。槍聲繼續的響了幾聲之後，就看見軍隊也奔向村莊去了。村莊的那一頭，兩挺輕機槍架好。

有人從村莊裏逃出來。

軍隊就開槍。

逃出來的人們，又慌亂地逃了回去。

村莊裏的軍隊驅逐老百姓集中到一所較大的房子裏去。其餘的人同時已經把各人家的糧食一袋一袋的搶出來裝到驢車上，有人同時在架着驢車，一般的動作都很敏捷。

一個個從人家裏搶了糧食袋出來。拿着手槍的人站在門口催促着他們。

張大有還是懶洋洋地從人家裏搶了糧食袋出來，有人催他，才勉強地快了一些。

李得勝也是懶洋洋地把糧食袋脫然放下在驢車上，氣憤憤地向那邊瞅着罵了一聲：

「他媽的，強盜，」接着說：「看吧！」

「看吧！總有那麼一天吧！」

背後這聲音使李得勝吃了一驚，慌急翻身看時，張大有已伸手拍着他的肩膀，兩人目光相值，不禁互相呆看了一刻，似乎都想說話，可是都說不出來，最後張大有才叫了他一聲：

「李大哥！」接着說：「……現在沒有法子，再去搬吧……」話還沒有說完，那邊已經發出了催促的聲音：

「嘿！嘿！（日本人叫人的聲音）快，快，快！」

二人似乎已經得到了一種希望而愉快，對於一時的委曲，覺得無妨暫時忍受，並且在表面上

應該裝得有點些，於是也便很蹙氣地再去了。

驢車裏，糧食袋繼續在堆積上去。

已經滿載了三驢車糧食，還有幾只很講究的衣箱在上面。

號兵吹着集合號，羣兵四集。

▲某農家臥室

在一個農民家的臥室裏，那滿腿泥的獸兵正低聲笑着要抓住一個少女，少女鬢髮蓬鬆，衣襟破碎。獸兵越過了一只方桌，快要接近那少女，她，已經疲憊得沒有力量再逃避。

獸兵猙獰的臉，向少女湊近來。

少女咳極狂呼，倚牆瀉坐下地，暈倒了。

當獸兵俯身下去要拉他起來時，那額骨上有一條刀疤痕的獸兵匆匆推門進來。

牠慌急地告訴他（日語）：已經吹了集合號。

二人急奔出。

▲回復舊景

村莊那一頭的兩挺機槍忽然轉了槍口，向天放了幾槍。

在樹林裏等待着的二三十敵兵聽見了槍聲，也便向天還擊前進。

村莊裏化裝爲日軍軍隊的敵偽軍已經趕緊驅車從容開出了村莊。

輕機槍手節節敗退，敵軍已經進入村莊。

輕機槍手逃出村莊，佔領了高地，繼續抵抗。

跟着追來的敵軍官找到了集中幽禁着全村老百姓的地方，命令敵兵打開門鎖。

敵兵在牆上貼標語。

敵軍官站在門邊鞠躬張手，笑容滿面，請老百姓出來：

『不要怕，我們是皇軍，是來救你們的。』

鞠躬再請，年老的農民驚訝地強笑，首先蹣跚地走了出來，後面的人也個個踉蹌了出來。敵

軍官指牆上，百姓望去。

牆上標語：

驅逐游擊隊

救護老百姓

大日本皇軍宣撫班製

▲鄉路

化裝了的敵偽軍押着驢車走，驢車中有一只糧食袋上寫着「郝壽記」三字。

▲同前市街

在這寫着「郝壽記」三字的糧食袋畫面上，人羣的噪聲，漸漸響起來。在一家關門的店門前，堆着許多糧食袋，有三個敵兵站得高高的把糧食一小包一小包的在分發。窮苦的百姓站滿了街頭，緊緊的圍住了他們。

一個農民模樣的老年人（王老大）拿到了一小包麥子，興奮地擠出去了。

▲鄉村民家門前

一個城市式樣裝飾的女人，手裏拿了一封信，奔跑着，後來她似乎看見了她所要找的人，便叫：

「許三嫂，許三嫂！」

又把手裏的封信招了她一下。

在一家門前晒着皮衣的女人，聽見了有人叫她的聲音，回頭看，略有些驚訝的神色：

「什麼事啊，你這樣慌慌張張的！」

那女人跑近了她：

「喔，許三嫂……」

那女人臉上顯了笑容：

「……我們城裏看家的又來了信，說日本人現在很客氣，不但不開專，還發糧食給窮人吃呢。」

「噯！」表示不很相信。

「你不信，我給你信看。」

抽出信來給他看。

▲市鎮民家門前

在市鎮上的一所住宅門口，馬夫剛整理好馬，一個兩人摸樣的中年人從門裏邊走出來，正要上馬時，忽然聽得有人叫他：

「嗨，馬二爺，我正要找你，你預備上那兒去啊？」

說話的人年紀較輕，已經走近了他，他回答說：

「我想看看王相老去。」

那中年人接着問：

「有什麼事啊？」

「我來告訴你一個消息，並且想和你商量兩款。」

「消息？什麼……？」

「我剛才接到了城裏來的信，（一面拿出信來）說日本人現在的確對我們不錯，不但發糧食給老百姓，並且對小本經營的人還肯借款呢！」

「真的嗎？」

他有了笑意，一面接過了信來看。那年輕的人接着說：

「所以我特地來求教求教您，看這個情形，我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他用心在看信，一時沒有回答。

▲鄉間王家廂房

王家客廳，並不很舊，相當精緻，但不免是有點俗氣的舊式房子，傢俱和裝飾品中夾着些半新式的東西。坐在茶几兩旁太史椅上的，一個是短小精幹，面目還清秀，年約五十餘的人（王相庭）。和一個中等身裁，相貌平庸，但還忠厚的年歲相仿的人（陳崇春）。在他們前面站着兩個青年的背影，一個穿着西裝，（王道元）一個穿着布製的中山裝，（唐經綸）

。他們已經談論到一個問題的結論。王相庭在說：

「……老大來了兩封信，跟朋友們所說的情形完全一樣，還有什麼不可以回去的！不可以回去，難道把我城裏一切的財產都丟了不要嗎？」

相庭臉上顯然帶着不愉快的表情：

「做順民？我們祖上不也做過兩次順民！元朝，清朝，打進關來做了我們的皇帝，到頭來，還不是都被我們漢人同化了。」

相庭講到：

「……你們這班年輕人，總愛拿洋道理來講中國的事情，我有點兒聽不進去！」

接着發噉了兩聲時，唐經綸早已回過臉來，向前走了幾步。我們在他的臉上看清楚了這是一個飽經風霜的青年。他聽相庭的話告了段落，便立刻叫了他一聲：

「王老伯！」接着說：「這不是什麼洋道理，祇是現代的人確比從前的人聰明了，統治異族的方法，不像從前那樣簡單了。他們會用統制經濟的方法來使我們一天一天的窮下去，使他們一天一天的富起來，他們會禁止我們看算有理性的書，使我們一代一代的變

成不懂得真理的愚蠢的人，讓我們永遠翻不過身來？……」

王道元補充說：

「爸爸也許還沒有知道高麗亡國以後情形，那跟經綸兄所講的一點也沒有錯，高麗亡國到現在，不過三十年，高麗人的田地，百分之九十都到日本鬼子手裏去了。高麗人沒有法子開起大工廠來製造自己要用的東西，沒有法子做大買賣，大家都得爲了日本鬼子的利益做牛馬。」

相庭似乎不很相信兒子的話，他說：

「可是，現在日本人對我們淪陷區的老百姓却不是這樣啊，你不聽見……」

崇春正在旁邊點着頭，可是經綸已經反駁了：

「這，老伯正中了鬼子的鬼計了。」

經綸的態度更嚴正了：

「吊魚的鉤上擱一塊餅，到底還不是要吃魚的嗎？鬼子搶了我們的空城荒地，沒有人去替牠做牛馬，有什麼用啊！總之一句話，老伯，只要我們能跟日本鬼子拚到底，即使

已經失掉。財斤，總有一天拿得回來，不然，即使現在在手裏的財產，遲早還是得丟掉！」

相庭崇泰似乎一時囁於經綸嚴正的態度，低目無言，經綸繼續說：

「現在，如果大家都回到淪陷區裏去供日本鬼子利用，那麼，鬼子去勢，越來越大，我們勝利的希望就越來越遠了。」

相庭輕輕嘆了口氣，說：

「話是說得對的，可是，我們老了，你們年輕人又是太多空話，就譬如說，你在領頭幹的愛國會，我也沒有看出有什麼結果來啊！」

經綸一時似感不好爲自己辯護，道元便走上半步，說：

「爸爸這又得明白：中國人向來祇曉得名人自掃門前雪，沒有自發的團結心，和集體活動的習慣，這事情得慢慢的來，不過，至少現在已經做到了……」

「我不懂你的話！」相庭面有愠色。

忽然爲外面傳進來的聲音所打斷：

「老爺，老爺！」音調很急。

兩人回頭看，是正在奔進來的王老大。

「老大從城裏下來了。」他興奮地說。

「噫！老大……」相庭的聲音。

這時老大已經跟着進來。

大家都注意他，老大向相庭鞠躬：

「老爺。」

「老大，你……」

相庭剛站起來，老大已經注意到了別人，叫看：

「陳老爺，大少爺！」

「老大，你怎麼出來的！」相庭性地走近他一步，追問他。

老大得意地笑着：

「現在，日本人不禁止老百姓出城來了，我是張老爺讓送信來的，更沒有人好留住我。」

他就從背上取下包裹來，相庭又急問：

「張老爺？哪個張……」

「張廷勳張老爺，老爺，你不知道，張老爺現在做了我們縣長了，和日本人來來往往的，很說得來，他說他不能親自下鄉來，怕的是……」一面已經拿出了信來。

經綸十分注意着這消息，道元在他旁邊看看他的神色，這時聽見相庭的聲音：

「快拿我的眼鏡來。」

道元遲緩去拿眼鏡，經綸低頭沉思了一下。

相庭已經拆開了信封，道元遞了眼鏡給他，他急忙戴上了眼鏡看信，道元也就便站在他背後看。

信：

相庭仁兄大人閣下敬啓者陽城一別瞬息年餘近維

閣府安好爲頌茲者弟辱任爲本縣知事切願

閣下屈就商會會長復與市面共圖富貴倘蒙

俯允一切當由弟保證美滿何日首程盼即

示知以便遠迓敬頌

福祉

弟廷勛拜啓

己卯年二月三日

相庭輕輕的唸着信，在「俯察俯允，一切當由弟保證美滿」句上，提高了嗓子，復唸了一遍。相庭放下了信，低頭考慮起來，道元全神注意着他的顏色，一面從他背後輕輕地走向原站的位置，相庭反攔了雙手，也走動了地位，走了幾步，就站低了，問老大：

「這幾天來城裏的情形怎麼樣？」

「人多了些，鋪子有幾家開了，曹家的煤炭行和周家的木行也在進貨了。」老大很高興的表情回答着。

全室的人都注意着相庭，他聽了老大的話之後，在室中徘徊着。

崇春問老大：

「老大，那些回去的人都帶了家眷的嗎？」

「覓，是的，城裏已經看見有不少的太太小姐們。」

「日本人沒有……」

「現在倒沒有聽說怎麼樣。」

稍靜，相庭忽然站住：

「崇春，你的意思怎麼樣？」

「……你說是……」

「我說是回去的話。」

崇春稍稍躊躇了一下：

「……我總是跟着你走，就看你的意思怎麼樣了。」

相庭作決定的表情：

「……我決定先回去。」

經給與道元略有震驚之色，聽得相庭繼續說：

「其他的事情，看情形再說。」

屋子裏的空氣又沉靜了一下。

相庭告老大：

「你明天跟我一起回去，不必先送回信去。」

「是，老爺！」

又向道元說：

「你，我隨便你，這個世界，老子本來就管不了兒子！」

說完就向裏房走，才兩步，又回頭來：

「崇春，咱們來談一談。」

崇春跟了他進去。老大也便提了包裹跟着當差的出去了。

經綸與道元目送相庭崇春進入門內，道元滿腹心事，經綸也默然沉思，但狀較鎮靜。後來經綸轉身說：

「道元，你還是跟你爸爸一起去。事情的發展，總有他必然的過程，逃不出定理的。我相信你爸爸不是一個沒有志氣的人，現在，他祇是理解不夠罷了。即使不然，這種環境，我們還是可以利用的。」

說時伸手撫道元肩膀。

▲鄉間王家大門

兩輛載客的驢車停在門口，當差的和驢夫們搬行李，或在車上裝繫箱籠，經綸和道元在驢車背後密談着。崇春提着一只小皮箱出來。

一個少女（苗影）扶了一位老太太從門內轉彎出來，一副莊穆幽靜的神情：

「媽！留神門檻。」扶到車邊稍站。崇春囑咐她：

「影兒，你扶着媽先上車吧。」

「噯。」苗影溫柔的聲調答應着。

相庭接着也出來了。

經綸回頭看見相庭出來，就向道元伸手握別：

「道元，珍重你的前途吧，到了時候，我也會來進城來的。」

「好，再會了，經綸兄。」二人緊緊握手後，道元走了。

相庭和崇春等上了車，崇春的車先走了。道元奔去，跳上了車，與驢夫並坐。經綸趕上。向相庭道別。

「王老伯，再會吧！」

「再會。」冷冷的聲調，從車廂裏傳出。車門已經拉過了經綸面前。道元向經綸揚手。

經綸亦揚手微笑，看車子漸漸走遠。乃又斂起笑容，轉入沉思。

▲同前城門

相庭一行人的車子向城門口進，城門口有人出入，都得向敵守兵行九十度鞠躬禮，偽軍檢查着無論出入的人，並不很嚴，老大拿了一封信奔去給偽軍看，偽軍交給了敵兵。

敵兵看了偽縣長的信，說：

「不行，查。」

車子已經走到了敵偽軍身邊，偽軍叫：

「下來，還是要查。」

相庭起身下車，一面說：

「查就查吧！原來我不敢打擾張縣長來接，就準備你們查的！」

偽軍在後面的敵兵壓督之下先在這元身上摸索。行人在敵兵面前經過，都行了九十度鞠躬禮，一個外國牧師昂然走過了敵兵的面前，敵兵便吼着追了上去。相庭惶然回顧，敵兵追上去拉那個外國牧師回身過來，打了他兩下嘴巴，還強迫他鞠躬。

牧師表現出很沉痛的心情，兀然站立了片刻，終於向他鞠了九十度的躬，然後走了。相庭道元崇春等看見了這種情形，很有點感觸的樣子。

△同前敵警備隊部客廳

客廳裏好像很熱鬧，其實那只小圓桌上祇坐着神尾，廷助，相庭和一個粗野的陪侍人（偽公安局長苗壽山），還有兩個站在相庭身邊和神尾壽山之間的，穿了日本和服的女人，顯然是陪酒的妓女。妓女斜倚在相庭身上，使他坐不安於位，壽山却把神尾身邊的妓女向自己身邊拉。日本古典音樂聲夾着男女的笑聲令人發生煩囂與猥褻之感。

相庭臉上表現出厭惡的必意，將身子儘量讓開那妓女，妓女把酒杯往他嘴邊送，他用手推開：

「對不起，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妓女還是作態，壽山一手抱住他自己身邊的妓女的腰，望着相庭說：

「相庭兄怎麼越老越嫩了。」

「呃嘿（笑）不瞞苗局長說，我在年輕的時候，就離開了家裏，在外面做買賣，對於女人的事情麼，老實說，是經得太多了，所以……現在的興緻却是淡了。」

說得大家都笑了，相庭也笑着。妓女莫名其妙，依然作態。

廷勳看見了這個情形，便在笑餘之下，移開酒杯，說：

「好，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相庭兄……在考慮了那件事情之後，現在到底意下如何呢

神尾也撇下了笑容凝視着他。

相庭低頭了一回，便回答：

「是的，廷勳兄，神尾先生和老兄對我的感情，我做小弟的那有不知道的。這件事情：

……我很願意在背地裏多幫一點忙，出面的做法麼……」

廷勳的神色有點不大自然：

「相庭兄該想到你的事業是完全靠着這個城的，你做了商會的會長，不是有很多方便的

辦法嗎？」

相庭還是滯疑：

「可是，我老了，總望能够安安逸逸地渡過這剩下的幾年。」

神尾突然板起了面孔，顯出殘酷的原形，說：

「王先生也應當顧到你一生心血所幹成了的事業！」猶豫的目光凝住相庭。

相庭機智地把目光往廷勳臉上打一轉：

「假如兩位一定要試一試我這個蠢才的話，那我也只有悉聽尊命了。」

「那好極了。」壽山首先在旁喝采。

廷勳臉上，又復現出笑容，和着壽山的讚美聲，說：

「那好極了，不過，相庭兄的話說得太客氣了，我們正該仰仗大才呢。來，（向日本妓

女）秋子小姐，（用日語呼）替王先生斟酒，咱們大家來乾一杯。」

神尾的態度也平復了：

「那麼王先生的許多老朋友……」他說。

「那總盡我的力去想法子。」相庭回答。

「這就好極了，」神尾這般痛快地道。

「來，乾杯。」廷勳首先舉杯，大家跟着舉杯。

「祝我們平陽城繁榮，繁榮，繁榮！」神尾興奮地說。

廷勳壽山附和着說了之後，都一飲而盡，相庭較遲，而欲舉即起立：

「好，各位慢用，我先走一步了。」即離座。

相庭走至衣架旁取帽，廷勳跟隨過去：

「你有事，我們不敢屈留。」

相庭轉身向神尾行禮：

「謝謝，神尾先生，明天見。」

又與廷勳壽山互相道別之後便向外走了。神尾跟隨着廷勳送他，他謙讓：

「不客氣，請留步，請留步。」

廷勳神尾送出室門，神尾先返回，時壽山正握着妓女的手，因不通話，便相對妄笑，見神尾進來，忙放了手，神尾又是一副殘酷的神氣走近來，壽山在他背後望着他，他以陰沉沉的口

吻命令壽山，說：

「壽山，你是公安局長，我現在應該把王相庭交給你，你得留心，這個人說的話是不是真心的。」

「好吧，沒有問題。」

神尾板着面孔走開了，壽山望着他。

四

▲同前市街

市面已完全恢復，雖然說不上有車水馬龍之盛，確也可稱繁榮，但地方色彩已不純粹，無論耳目所觸，都感覺有敵國的情調混合着。行人中夾着有穿和服的或走路時身向前傾的西裝而短小的人種，京胡，女人唱滄皮簧的聲音夾着日本的音樂。店門前有中日文合璧的門牌，日本貨的廣告，佔了最顯著的地位。

「仁丹」的大廣告。

日本梅毒藥「淋之友」，以日本美人為標榜的廣告。

「太陽牌啤酒」廣告。

「美菱牌」門窗，有骨瘦如柴的人出入。

「川島織布公司」店面裝着摩登，顧客滿堂，櫥窗前有許多鄉民佇立觀望，不忍過去。

「陳興與京廣雜貨店」恢復了，門面上也透不了有幾幅日本貨的廣告牌。一個穿了和服的人（日本商人吉田）押了一輛，自己又坐了一輛滿載貨物的人力車來到了門口。

貨物堆滿了吉田的身上和腳邊，使他無法下車。崇春趕緊從店堂裏跑出來，十分高興地把他身上的貨物先接過手來，店堂裏兩個夥計也跟着出來幫忙，吉田和崇春先搬了貨物進去。

△雜貨店內部

崇春和吉田搬了貨物進來之後，就計劃着改變店堂的佈置，吉田指着貨架上說：

「這些貨，現在沒有人要了，這是最好的地位，應該擺上新的貨。」

崇春以為吉田是善意地貢獻他意見：

「噢，好的，可以。」

「統統我來替你佈置，一定叫你滿意，一定！」

「那不太麻煩你了。」

「不要緊，不要緊，咱們是好朋友。」

「呃，……（笑）是的，好朋友。」崇春庸弱地回應着。

「不是好朋友，我不會把這麼一大筆實賺給你，你說是不是？」

「是的，是的。」

崇春笑，吉田相與笑。

▲芙蓉館內部

芙蓉館如浴室。這裏我們所見到的：近處是通間散座，遠處是房間雜座。煙霧迷漫，吸客幾乎滿了。通間裏有榻六、七只，中日轉婦女招待往來忙碌，或與吸客調笑戲謔。日本琴伴奏着日本女人的歌聲，當然也不免聽得到中國女人唱小調的聲音。

一個日本女招待熨貼着一個瘦而黑的青年（本行主人周興葆之子），在招呼他燒煙，但主要是在玩賞他手上的金錶，終于因愛不忍釋，而作手勢說着向他要這錶。（日語）周忽然脫了下來，也作手勢表示願意送給她，她高興得抱着他亂吻，這時聽見：

「小葆！」帶着怒意的叫聲，在門口傳來。

使二人悚然回頭。

他父親興葆憤憤地站在門口：

「……不要臉的東西，給我滾回去！」

小葆肅然推開女招待立起身來，女招待竟把他重又推下去，而以怒目對與葆。吸客齊起觀望。

與葆怒不可遏的衝過來。

與葆衝到榻邊，欲拉小葆去，又爲女招待奮力推開，使與葆倒退了數步。

「他是我的兒子，你管得着嗎？」與葆復上兩步，氣憤地說。

女招待以手指門：

「出去，去，去！」「八分下口？」（混蛋）

鬧得雅座裏的人也走了出來。管事的日本男子早已趕了過來：

「噫！這是公共快樂的地方，你故意來搗亂，是不是？」

在管事的日本男子說話時，那女招待已經倔然奔了出去。

與葆：

「我搗什麼亂，我要我的兒子出去，不許他在這種地方！」

管事的態度更暴厲起來，突上一步：

「這種什麼地方！這是我正當做買賣的地方，不是犯法的，你破壞我的買賣，破壞我的名譽，我要告你去！」

說完就向外跑，門處，那女招待已經領了一個敵憲兵進來，她指著興葆說：「就是他」（日語）管事的也叫：「把他拉到司令部去審問」（日語）敵憲不問情由強捉他去，他抵拒着不肯去，憲兵用腳踢他，終於當他強盜般地押走了。

五

▲同前敵警備隊部客廳

神尾與廷勳坐在一只長沙發上，廷勳不敢暢坐，半邊屁股落了空，而因為沙發是軟性的，所以使他常常瀉下來。偽公安局苗局長站在沙發背後，稍稍走動，還比較自在。神尾半臥式的姿勢吸着雪茄，說：

「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平陽城是够繁榮的了。中國人的心理，只要能够不離開家鄉，能够太平過活，就滿足了。」

神尾的臉上雖有笑容，但顯然不是善意的，他繼續說：

「中國人不多管閒事，不隨便亂動，這些，日本人知道得很清楚，且中國人最美的德性

。」

廷勳一面坐進了他半邊落空了的屁股，一面接答：

「是的，我們古時候的人總是這樣教訓我們的，說一個人最要緊的是『安分守己』，『樂天知命』，知足常樂，則樂在其中矣。」

說完，又是一陣怪笑，神尾打斷了他的笑聲：

「可是現在……」

他忽然斂住了笑容：

「我們日本人來替中國人建立新秩序，使你們永遠受大日本友邦的保護，安居樂業，這一筆大的費用，不能再叫日本人拿出來啊。」

延勵昏庸地似乎弄不清這筆賬：

「這個……呃……是的……」

神尾：

「所以我們要一面宣傳這個道理給老百姓聽，一面要加收錢糧和一切捐稅，除此之外，人家養牛養狗養雞養鴨都要捐，還有年關節慶，生養孩子，男女結婚，死人開弔許許多多，應該捐稅的……你可以拿這張單子去看一看，從下個月起得統統要實行。」

廷勳在聽話時，覺得這些名目新鮮奇怪，不無有些驚訝的表示，接過單子，覺得這事情有點難辦：

「……呃，這個……也要用縣長的名義來辦？似乎是難以……」

「你總是這樣不中用！」

神尾叱呵照的聲音把廷勳嚇住了，接着拂然起立：

「你背後有公安局苗局長，苗局長背後還有我，你怕什麼！」

說完話回頭看看苗局長：

「老苗，你說對不對？」

壽山鹵莽粗野的脫口就回答：

「對，我們古時候的英雄豪傑都是一樣「各爲其主」的幹事業，吃了誰的飯，得聽誰的

事，這才叫做「忠」。」

「對！」神尾爽快滿意地應着說。

廷勳哭笑不得，但終于不敢不笑。

六

▲城內王家大門

王家大門，在兩條小巷子的轉角上，是中西合璧的新房子，牆上有幾處彈片痕，還未補好。……有人匆匆從巷子裏轉灣過來奔了進去

▲王家客廳連門房

進來的人有四十多歲模樣，雖然穿了一件長袍子，仍然看得出他是工人出身。（煤炭行主人曹興昌）王老大提了一把茶壺正從門房裏出來碰到了他，他氣喘的問：

「會長不在家？」

「不在。」

接着裏邊傳出來聲音：

「誰啊？」

興昌轉臉看裏邊。

「喔王大爺。」

就向裏邊跑。

道元站在客堂門口：

「咳，曹老也，請裏邊坐。」

興昌匆匆進去：

「王大爺，這事^樣情怎麼得了！」

道元毫不表示驚異：

「你要說的話，我大概已經知道了，這幾天大家所鬧的，總不外是這些氣人的事情……

好，你且請坐了說吧！」

興昌的話，再也忍不住在肚裏，邊坐邊說：

「哪裏祇是氣人的事，簡直叫人沒有法子活下去啊！」

說時，已經在身邊取出單紙來，又站了起來。

「你看看，（將單紙遞給道元）我總共只有三十幾畝田，要上那麼多稅，外加什麼捐，什麼捐，我弄都弄不清楚，還有牛羊雞鴨貓狗什麼都得上稅，這個日子我從出娘胎來沒有過過！」

道元把單紙一張張挨次看，似乎因為不是初次看見，也並不表示驚奇或憤慨。與昌沒有等得道元表示什麼意見，又接着說了：

「我煤炭行裏二三十個夥計，在城外多多少少都有幾畝田，他們的日子，比我還難過，有的想賣兒賣女的，看得才可憐！」

道元用很沉重的話調問他：

「那件預備怎麼辦？你的夥計們預備怎麼辦呢？」

興昌惘惘然，僅說：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才來問問會長，想會長和縣長是好朋友，假如這不是省裏的命令，看可不可以說說好話，救救老百姓。」

道元正色而帶點責斥的口吻說：

「你這簡直是想從老虎嘴裏要還你的肉，不管省裏或是本縣都祇是木人頭，背後牽線的是日本人，你還不知道嗎？救救老百姓！你求誰來救？」

興昌只是燥急：

「那怎麼辦呢？大爺。」

「辦法自然是有，可是要你自己去想啊！」

道元說完話，開始在室中徘徊，並仰天吐氣。

外面，周興葆潦倒地杖了一根拐棍站在門房口，王老大告訴他：

「會長還沒有來。」

「那麼，讓我在裏邊等他一會兒吧，要我再來，不緊死了我！」

興葆說話的聲音很弱，說完話就往裏邊走。老大陪他，說：

「好，請裏邊坐吧！大少爺在裏邊，還有一位客在。」

老大先走進去報了。

▲同前王家大門

崇春也匆匆從巷子裏奔了來，進大門去。

▲回復前景

崇春進門來，直往裏邊衝，看見了道元：

「道元，爸爸呢？」

「喔，陳老伯，爸爸出去了，有什麼……」

「他大概是到會裏去了吧！我就去找他。」

道元只噤了一聲還沒來得及回話，他已經走了。他走到門口，碰到了相庭也氣烘烘地回來了，他忍不住地就告訴他：

「唉！相庭兄，這怎麼行呢？這日本鬼……」

相庭趕緊碰了他一下，兩人不期然同時向大門外一望，默然進來，跨進客廳，與葆興昌站起來招呼，相庭邊回頭望望大門口，才把客廳門關上了。

相庭關上了廳堂門，興葆興昌還站着。崇春又等待不及地繼續說：

「這日本鬼子，到底還是鬼子，（他聽見興葆興昌他們在，就硬講給他們聽）他看見我店

裏買賣好，後來幾筆貨，就不肯再收我的錢，死糾着要跟我合夥辦，我想這也好，（回向相庭）因為……」

「這我知道了，你告訴過我了。你說後來怎麼樣？」

崇春回答說：

「後來，他捨得要管賬，我想他管賬也好，我可以省用了個管賬的，可是，他這就不讓我隨便用錢了，每天祇給我十塊錢管家用，還不肯給法幣，換了什麼，什麼北京準備銀行的鈔票給我。」

說時，從衣袋裏摸出來兩張五塊錢的偽鈔送到相庭面前，相庭氣汹汹地說：

「我看見過了。」

崇春即便拿給別人看。道元伸手來接過去看了，臉上有點感情壓不住的樣子。

道元看着手上的偽鈔。聽見崇春繼續在說：

「我拿了這種鈔票去買東西，那一家鋪子都不要。」

興葆有點不勝刺激的樣子，坐了下去，聽見崇春繼續在說：

「不但這樣，並且從此店裏什麼事情都不由我主張。」

與昌還姑立難着崇春的話：

「現在，店裏進的，一切都是日本貨，這還叫什麼京廣雜貨店呢？」

相庭走動地位，崇春氣急地走近道元說：

「道元，我現在後悔當初沒有聽你們的話，這實在已經是你說的高麗國的情形了啊！」
相庭的背影，佇立在牆邊，低了頭，顯然是非常難受的樣子，稍靜，興葆起立走向相庭：

「王先生，我這一口氣也是咽不下去的啊！我管教自己的兒子，給人抓去白打了一頓

相庭不動一動，看他樣子是更難受了。

道元已經聽得很氣憤，興葆還在說：

「王先生，你總得請縣長跟日本人辦辦交涉，替我出這……」

道元至此不能再忍耐，突然爆發：

「你們都別做夢了！縣長，別說縣長，就是那些更大的傀儡也沒有能力敢向日本鬼子辦

什麼交涉！要出氣，要活命，得靠自己，得靠自己！（兩手用力指己胸）祇要有這個心，螞蟻也能够在把螻蛄咬死。」

相庭急回頭，喝住他：

「不要亂講，日本人也是人，總得講點兒理性，這些事情，我還沒有跟他們上面的人說過。現在不能亂講！」

道元不服：

「講！看吧！能講得通，還用打嗎？」

相庭不理他，向崇春：

「崇春，你跟我去！」

相庭要走，忽然想起了還有其他兩個人的問題，又回轉身來：

「興昌，你有什麼事？」

「我就是錢糧捐稅的事，要上那麼多，想問問……」

「這我知道了，事情一件件的來辦，兩位且坐一下，等我回來再細談。」

說着匆匆地走了。崇春也匆匆地跟了去。

▲同前東京廣雜貨店

已入夜，店關了門，相庭崇春已經跟吉田開開了。相庭在說着給尾語：

「這叫什麼道理，這叫什麼道理！」

崇春已經氣得坐在一邊，祇會搖頭歎氣，吉田坐在賬枱上，立刻答覆相庭的責詢：

「你不要這樣神氣，你是商會會長，會叫我怕你嗎？」

吉田以陰險的表情繼續說：

「什麼道理麼，就是因爲你們中國人辦事情，沒有新的頭腦，應該由我們日本人來替你們辦，爲了振興市面，一定要這樣做的。賬目很清楚，你們可以查，有什麼不好呢！」

相庭聽不進他的話，「咄」的一聲，回身過去了。

吉田還在說：

「錢存在銀行裏，總是你們的，日本人來替你們打天下，這些錢，借用半年一年，你說

總是不應該！」

癩癩不癩癩接出駁這明知是不合理的話，只好說：

「論此新道理，我懂本得！」背過臉去了，聽見崇春的聲音也附和說：

「呸！真是新道理！」

吉田還是陰險陰險的神氣，竊一竊。

「假如你們不願意這樣辦，那麼，我就不客氣了，我要收買這月店！錢我早就預備好了。」

一面摸出一大疊鈔票來。

「噯，現錢，在這兒，數目照你們領的份兒。」

相麻不厭意。

「這是越來越怪了！」

崇春站起來。

「好好好，收買去也好，照這樣子我也是辦不了的。可是，錢要法幣，北京準備銀行的

鈔票我不要！」

吉田突然拍案而起，故作盛氣的樣子，向岩崇春：

「北京準備銀行的鈔票是新政府發行的錢，誰敢說不要？」

崇春知道自己的話說得太老實，暫不作聲。相庭在靜默了一回之後就倔然站了起來：

「不要跟他多講了，我去看神尾隊長去！」

就走了。

吉田說：

「很好，你去看神尾隊長去，很好！」

相庭出了店門，屋子裏又靜了一回。吉田翻了幾片賬，又對崇春說

「你懂得事務的，就拿了這個錢去罷，假如你不……」

崇春沒有等他說完話就倔然回轉了頭，表示不理。

吉田又突然提高了嗓子：

「你不收新政府銀行的鈔票，就是反對新政府，就是抗日份子。」

崇春急了：

「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起立。

吉田亦起立，急步走向崇春：

「你是抗日份子！你出來！」

強拉崇春出去，崇春抗拒，吉田一團強力把崇春向外面拉，崇春不能敵，快被他拉到門口了。

吉田向外面用日本語叫敵兵來援，最後還拖了一句中國話：

「好，不肯收新政府發的鈔票！」

▲同前敵警備隊部客廳

敵勤務兵引了相庭廷勳進了客廳之後，走到內室去報了。二人不敢先坐，站立等待，靜了一回。

廷勳輕輕向相庭走動了一步，低聲說：

「其實，這個年頭兒，馬馬虎虎算了，何必啊！」

「我不相信日本人都講理性！」

相庭正說至此，聽見裏邊革履聲響了，二人都回頭看，廷勳已經擺了好正的正姿，後來聽見神尾的聲音：

「有什麼事啊？你們兩個人？」

廷勳鞠躬：

「神尾隊長，好！」

相庭也祇得跟着鞠躬，看神尾的神氣，已經知道自己的判斷有了錯誤，表示很喪氣，一時說不出話來。

神尾走過來：

「有什麼事？快說啊！」

廷勳回頭望相庭，相庭囁囁地說！

「我的朋友開了一戶店叫陳崇興京廣雜貨店，後來有個友邦的商民叫吉田的和他合影，可是他搶得要管賬，每天祇給我朋友拾塊錢的準備銀行鈔票，對於店裏的事情，還不容他有

一點兒主……」

「爸爸！」

神尾很傲慢的神氣：止住他的……說：

「啊……算了，算了，這麼一點點小事情也來告訴我！」

就拂然向裏邊走了。到門口，又同身說：

「有什麼鬧不清楚的事情，到法堂上打官司去好了，我管這些噲裏噲裏的事情！」

說了，進去了，門砰然關上了。

相庭喪然望齋那門，目瞪口呆了，廷勳拍着他的肩膀，說：

「走吧！還呆在這裏等什麼？」

相庭似乎神經麻木了，沒有動。

▲法院門前

「平陽縣地方法院」門口。有僞軍押了犯人，反綁了手，從裏邊出來。崇春一個人頹喪地以裏邊走出來，力不勝步地差點兒就要倒了。他向路邊一招手，一輛人力車拉了過來，可是在他招手的時候，也正有人曬着叫「車子」。崇春剛跨上車子，就有一個日本人才趕過

來凶狠地用力把他一拉，使他倒退了幾步，跌倒在牆邊。日本人又踢了車夫一脚，責斥他爲什麼不理他，（日語）然後坐上車去，車夫冤屈地拉走了。

崇春臉上沒有什麼明顯的表情，似乎已經沒有了感覺，慢慢地支杖起來，醉漢似地自己走了。他的眼睛似乎已經看不清什麼東西，腳步漸漸停了，終於眼睛一閉昏倒下去。

崇春倒下在地上，行人停步注視着他，熱心的人，走近他，也有人俯下身去看他。

▲陳家臥室連客堂

崇春躺在床上，陳太太和苗影的背影伏在他面前，崇春在呻吟中說：

「法官的背後也有日本人的刀！」

說完這話睜眼看陳太太和苗影，呼吸突然急促，目光中顯露着無限的冤氣，陳太太安慰他：

「你別再去想它了，病好了再……啊！（聲音突然緊張）苗影的爸！」

苗影也凄然地叫了起來：

「爸爸！爸爸！爸爸！」

陳太太趕緊摸他的脈息。

桌上將盡的臘燭，被風吹緊了，油直望下瀉，陳太太和苗影的叫聲到了更急更慘的時候，就號啕大哭起來了。

▲同前王家客廳

相庭正在堂中徘徊，聽見了隔壁的哭聲，道元也從裏面慌忙推門出來仔細聽，二人相顧之間，道元說：

「陳伯母和苗影的聲音啊！」

相庭急向後門走，道元跟着去。

▲王家後院

二人開出了後門，跨過了一條盡頭的巷子，敲着另一家後門。這兒的哭聲聽得比較響，顯然認出是陳太太和苗影的聲音。

相庭敲門，至再，裏邊沒有人來開門，哭聲依然。相庭覺得垂下了手，呆了很久，終也茫茫然了。道元悲憤滿腔，漸漸回過了頭去。

七

▲同前陳家臥室運客廳

陳家的臥室裏沒有人，也沒有燈，祇有從客堂射進來一道光線，照在牀上，使人迴憶起崇生前的形影，冉冉如生。隱隱的啜泣聲與歎息聲不知從那裏傳來，是一種喪家的淒涼景象。客堂裏，陳太太和苗影相倚坐着，拭着眼淚，相庭在對面坐着。

道元面向着院子外兀立着。陳太太和苗影啜泣不已，相庭低頭歎了一口氣：

「二嫂，苗影！」

相庭顫顫的聲音，也幾乎要哭了。

「你們這樣，我也要病倒了。我還活着的一天，崇春囑咐我的話，一定要做到的。」

陳太太和苗影哭稍已。

▲某店員宿舍

某店員宿舍裏，有的已經睡了，有的還在看書或是寫字，聽見了槍聲，都驚得着，看書的抬起了頭，寫字的擱下了筆，沒有睡着的昂起了頭來：

「槍聲！」

「聲音很遠。」

「城外的聲音。」

漸漸機槍聲響了，聲音很近。

「這是城頭上的機關槍聲。」

各處吹警笛和集合哨的聲音表現着外面情形的混亂。

睡在牀上的青年忽然拉開被袱跨下牀來，其餘的人也醒了：

「這一定是我們的游擊隊！」

賣透的一個青年也說：

『對了，這一定是我們的游擊隊！』

▲煤炭行賬房

從窗外望進去，興昌和一個夥計正竊窺眼，回縮聽見動機，興昌說：

『這一定是我們的軍隊打過來了！』

『游擊隊！』夥計說。

興昌急走到窗口，向裏望，夥計跟着過來，都在急促的呼吸中，顯出緊張的笑容。

▲桐家臥房

興葆從牀上支撐起來走到了桌子邊，用手撐住在桌子上，他的妻子也同時起了來：

『這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的游擊隊，游擊隊，你懂不懂？』

點着頭說：

「對了！這是辦法，這是辦法……法！」
槍聲更密也更近了。

▲同前陳家客堂

相庭道元站在陳太太和苗影座旁，都靜靜地在聽着槍聲。軍隊跑步的聲音，和武裝鏗鏘的聲音在門外掠過，道元望着相庭說：

「這是告訴我們中國還是有辦法的。（向苗影）苗影妹，你正當年輕有爲的時候，爲了陳老伯的冤仇，得保重自己！」

相庭低下頭去思索。

苗影悲憤地聽着槍聲，漸漸失去了豪情中「悲」的成分。
相庭也表現着嚴重的神情，兀坐蒼天。

八

▲同前市街

市街上除了佈置有沙包的工事之外，沒有什麼變動。市民往來於途，不像從前那樣長縮顧慮，拘於言笑，一般的沾潑得多了，也有敢當着路角上敵兵的崗位旁邊挺起了腰走路的。朋友們互相碰到了，興奮得總要立停了談幾句，總之，凡是中國人，都像在喜慶中。可是日本僑民的情狀却相反的不同了，他們低頭匆匆過，沒有從前那傲謔的神氣了。站崗的偽軍也是眼睛老望着地下，似乎有無限心事似的。

▲城內王家客廳

王家的客廳裏靜靜的沒有一個人，老大輕輕地提了一把小茶壺上樓去。

▲王家書房

王家書房在樓上，是附近唯一的樓房。道元正伏在書桌上寫着一封信的時候，聽見有人走來

趕緊把信放在抽屜裏，乘便另取了一張白紙出來亂塗。相庭從室門走進來，反攪着手，低着頭，若有所思的樣子。老大跟着進來，把茶壺擱在桌子上的痰桶裏，就出去了。相庭在室中徘徊着，等老大出去之後，就一面踱着，一面說：

「道元，你可以寫封信給經綸，問問看現在鄉下是怎麼樣的情形。乘便，你……你替我問候他。」

道元原來已經知道他父親近來心理上的變化，聽見了這話覺得是更明顯的表示，不禁興奮起來。他在猶豫了一下之後，才說：

「……我……我是正在寫着他的信。我想，鄉下一定起了很大的變化了。昨天晚上，我一直到天亮都沒有睡著覺，我在想：現在鄉下一定像我們從前所理想的那樣一天天的在進步，所以今天我忍不住要寫信去問問……」

從抽屜裏取出那封信：

「信都快寫完了，爸爸看。」

相庭不停的徘徊着：

『我不看了，你寫吧，不過，信寫得越簡單越好，叫老大送去，什麼話都叫老大當面說好些。』

道元興奮得幾乎要流淚，回答：

『我知道的，爸爸。』

馬上坐下去提起筆來寫。

相庭走到窗口立停，發出十分感情的聲音說：

『你們不要當我是怎樣糊塗的人，當時我祇是爲了城裏這一點點產業。我老了，爲了產業，也就是完全爲了你。不過，我現在知道：當國家在受敵人欺侮的時候，老百姓要各顧自己是萬萬不能的！』

道元停筆聽着這話，又感激，又興奮，表現出很複雜的情緒，終至淚下。在他的感情緊張到無可壓制的時候，他叫出了：

『爸爸！』

站了起來，很久，才說：

「……我們早知道爸爸會有一天明白的！」

他忍不住地哭起來了，又伏案掩面啜啼不已。

相庭（面向窗外）聽見道元這哭聲，具有一種極偉大的感情，也忍不住眼淚汪汪的了，但竭力克制了自己，走過去撫着道元的肩背：

「道元，……你早點兒把信寫好吧！」

慢慢放下了手，走出去了。道元一時還是伏着頭，啜啼着。

九

▲標題

王春大滑了一個小包，跪在燈路上望燈籠面定。

▲村莊

已經到了下價村莊外面。牆壁上寫着很大的標語：「實現三民主義」；「應付長期抗戰」，老大爺手也隨得幾個字，在村莊面前立停了一下，轉頭看先這標語，就向村莊裏進。又遠遠的看見村莊裏一家門前的場子上站着很多人，就加緊了步子走前去。

場子上站着男女老少很多人，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站得高高的指着牆上懸掛着的一張很大的字紙向衆老講：

「好國我們再來講一遍，好不好？」

「好！」男女老少齊聲響應着。

那小孩子又一個個子的指着臉。

「國，民，公，約。」

大家跟着臉，老大走過來站在羣衆後面。

老大笑嘻嘻地環顧羣衆，表示很感興趣，聽見小先生又說：

「科索修，不違背三民主義。」

大家跟着臉，他也不自覺地跟着臉走起來。站在他前面的一個中年婦女覺得後面忽然多了

一個人，回頭對她一看，他就不好意思臉下去而中途停止了。他對那婦女笑了一笑，等他回

過臉去以後，跟着頭輕輕地跟差再臉。

這時遠遠的傳來了一片歌聲，「嗚小孩子都插了紅纓槍，成三行列隊轉灣過來，步伐整齊，

精神抖擻，隊長身裁最高，但看起來也不過十五六歲模樣，他們齊唱着：

「我們生長在這裏，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無論誰要強佔去，我們就和他鏖到底

……」

老大跑過來，站在路邊看，等隊伍過了，又不自覺地跟了走，臉笑得什麼似的。

▲村莊口

另一村莊口站着一個便衣的小哨兵，手執紅櫻槍，望着前頭，看見老大來到，就從高地上跳下來迎上去。

小哨兵把槍一橫，阻止了老大：

「有沒有路條的？」

「什麼路條？……我沒有。」

「你到那裏去？有什麼事？」

「我是到前面鎮上送信給唐家大少爺的。」

「唐家大少爺？……唐什麼名字？」

「唐經綸唐大少爺。」

「喔，唐同志，他是我們縣裏的總幹事，你得叫他同志，現在我們中國人大家齊心打日本，都是同志，你懂不懂？」

「喔，是的是的，同志，同志……」

小哨兵把槍豎起，老大就想走了，小哨兵又止住他：

「噯噯，慢着，你能背國民公約不能？」

老大支吾不知所答，小哨兵又催問他：

「怎麼啦，老伯伯，你到底能不能背啊？」

「我……我祇能背一兩條，國民公約，第一條，不違背三民……主義，第二條，不違背
國國民……民……」

再也記不起來，小哨兵用手指指他說：

「嗨，老同志，你趕快找人去教熟了，要不然，你下回再經過這兒的時候，我就不饒你了……好，你等一會兒。」

他就回頭叫：

「小禿子！小禿子！」「噯！」

村裏邊答應出聲音，不一回，奔出了另一個小孩子來，小哨兵告訴他：

「你跟他一起到縣政府去，找唐同志。」

「喂。」他就向老大揮手，「你先走。」

老大覺得很好玩，笑着看看兩個孩子，先走了。

▲流動縣政府辦公室

民家的書房，臨時借以辦公的縣政府。唐經綸和四個人圍坐着，都注意傾聽滑王老大的話，四個人中間，兩個是青年，一個是中年，一個年歲較高。王老大坐在窗口一只太史椅上，他旁邊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茶，老大說

「現在城裏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的鬼花樣。」

老大憤慨的表情，說：

「……也都明白日本鬼子有的時候面子上做得假仁假義的，骨子裏比從前殺人放火還要毒辣，大家眼巴巴的祇望着我們的軍隊能有一天打回去。」

唐經綸聽了這話很感動，還聽見老大重複講了一遍：

「大家願不願我們的軍隊能有一天打回去！」

他默然地，沉痛地思想着。整個屋子裏也靜了一下。

那位年事較高的（縣長）在沉靜的空氣中慢慢地站了起來：

「這一切情形，原來我們都知道，不過今天聽這位老伯伯講來，覺得更真切。好了，（向老大）謝謝你、老大，你應該休息去了。」

老大站了起來，縣長隨即向一位青年說：

「崔同志，請你告訴他們好好的招呼這位老伯伯。」

「喔，不敢當的。縣長，這兒我都熟的，不用招呼了。」老大走上一步說。

「你不必客氣，老大。」

老大窘得不知所措，祇是侷偻地笑。

那青年招呼老大出去了。縣長就正色向大家說：

「各方面的情報都已經證明：這是我們應該進一步動作的時候了。我同意經綸同志的要求，把這一件任務交給他親自去完成。」

經綸靜的神色中微露笑容。聽見縣長繼續說：

「並且，我還希望永田同志能够去幫助他。我想，永田同志……」

永田，一個厚實而沉著的青年。聽見縣長的話說到這裏，就站了起來：

「縣長，這是毫無問題的，這工作我是十分願意担任的。」

永田誠懇而堅決的表情，繼續說：

「經綸同志的領導能力，我是絕對信仰的。」

經綸感激而興奮，也在熱烈的情緒中站了起來，伸手到永田面前，永田笑而緊握之，經綸說：

「永田同志，希望你不要氣地隨時指出我的缺點，我們密切地合作。」

親切地握手。

▲同前城門

經綸與永田以爲在平陽城門口向敵兵作九十度鞠躬這一動作，在敵人是有一「下馬威」的作用的，然於他們既有較大的任務在身，這一點點「小忍」也是無妨於氣節的。他們並且弄到了良民證，稍經搜查，便放行了。永田打扮了農民，挑一籃鴉片烟鮮葉，與經綸裝作不相認識的混進了城。

永田與經綸先後到達市街，經綸看見了站崗的偽軍似乎有點面熟，趕快回過了頭，故作自在地走過了他，他正注意着他。

那偽軍盯着看他走過之後，低頭懷疑着，旋又抬頭望。
經綸永田的背影匆匆遠離而去。

▲同前王家大門

永田挑着菜筐子從巷子裏轉過過來，老大開了大門走出來，叫：

「喂，買菜的，挑進來！」

永田連聲賠禮挑了進去。

▲同前王家客廳

經綸等待在院子旁邊，看見永田進來了，就趕快走過來，叫他轉入廊下，急忙在菜担中間去翻尋什麼東西。

經綸在菜担中取出了一枝手鎗，若干子彈，和一個油紙包，站起來輕聲和永田說：

「永田，我們還是照原來的計劃分開兩個地方住，我剛纔覺得有人注意我，那個人好像
是去年崔家莊不見了的那個，那個……叫什麼名字的……」

「崔小黑是不是。」

「噯噯，就是他，他現在當了偽軍了。你知道從前是愛國會的會員，現在在僑兒黨偽軍的還有兩個人，我們這幾天不能不特別警惕，白天最好不出門，開展工作不必太急了，也不要隨便親筆寫什麼字條。有事情叫別人轉話。」

「好，你快走吧！」

永田挑起菜担走了，經綸不放心地望着他，很久，還想了一想，才硬丟開了這件心事，頭望裏邊走。

▲敵辦公室之一角

神尾焦急憤怒的表情坐在辦公桌前打電話。

「……那麼，你趕快調派你隊裏從前是愛國會會員的幾個人，不管是警察也好，兵也好，到這裏來會同了皇軍特務員到這裏去搜查啊！還等什麼，糊塗嗎，快些派人！」

▲偽公安局辦公室之一角

一個特務員立時請壽山打電話：

「喔喔，是的，是的。」

壽山放下了電話筒，以同樣焦急憤怒的聲調向特務員說：

「趕快調派從前是愛國會會員的幾個人，不管是警察也好，兵也好，到警備隊去會同皇軍特務員四處去搜查呀！還等什麼，糊塗虫！」

「是是。」

特務員答應着出去了。

▲同前王家客廳

晚上，王家客廳的門關着，經綸，相庭，興葆，興昌和另一中年紳士（郝宗敬）圍坐着，道元坐在經綸和相庭的後面。經綸以沉着的聲調在說着：

「……現在鄉下的情形是這樣，郝先生（指郝）所聽到外面傳說的話，也都是事實……我希望，我的報告，能够使各位興奮。」

興葆興奮地回頭與興昌相顧喜笑，興葆說：

「現在鄉下的老百姓才算是真正的做了一個人，我們在當時都是糊塗到了家的，時勢一亂，沒有人來教導，自己就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是啊！」興昌附和着。

這時，又聽見經綸的聲音說：

「這是縣長讓我帶來的他代表全縣民衆寫給各位的親筆信，這是王老伯的……」

經綸起身遞信給相庭，手裏打開了的油紙包裹還有幾封信，他那一一雙手奉陳給他們，興葆一面接信，一面滿腔熱情地瞪着縣長的信：

「啊呀，真正罪過，他老人家怎樣忙還想到我們！」

他手都顫了。

相庭在看着信，眼淚裏滿了眼眶，手也微微顫了。

信：相庭先生並轉全城同胞：

「自從陽城淪陷，已經快兩年了。全縣的人，無時不關念着你們在敵人壓迫之下逼着奴辱悲慘的生活，也無時不痛心切齒，誓爲國家民族和本城三萬同胞復仇。文正身爲縣長，更不能片刻忘記你們現在的痛苦和未來的幸福。現在，四鄉的同胞已經……」

看到這裏相庭淚然說：

「縣長和全縣的同胞都這樣念着我們！這樣望着我們！」

放下了信，入於沉思之中。

道元在相應背後看着信，這時他低了頭回身走開幾步，停佇在那裏。全屋子的人，或仰天遐想或低頭沉思，空氣沉靜而嚴肅。

那忠敬慨然說：

「四鄉的同胞都懂得救國，難道我們城裏的人就獨沒有骨氣！」

興葆奮然說：

「城裏想幹的人也有的是啊，我木料行裏就有六七十個人，都是恨透了日本鬼的。另外

還有人，也祇要我一句話啊！」

興昌也不甘落後的說：

「我煤炭行裏也有三四十個人啊！幹日本鬼子，他們都有這個心的啊！另外，要……」

「人是不成問題的，」宗敬的聲音搶着說。

宗敬的表情比較沉着：

「我工廠裏也有的是人啊！並且有很多是當過兵受過訓的，所困難的倒是鎗械彈藥。」
經綸告訴大家：

「鎗械彈藥都不難，四鄉裏的同胞那樣情緒高漲，要把鎗械彈藥運進城來，也有辦法，問題倒在於每一個參加的份子是不是……」

不好意思直說，看看道元。

道元便直率地接着說：

「問題倒在於每一個參加的份子，是不是都有決心，會不會半路上折台，出賣弟兄！」
興葆燥急地說：

「無論如何，我敢說今天這兒在座的人都不會，我可以對天發……」

忽然大門叩聲急而且響，大家驚愕地齊向外望，道元趕快去開開客廳門，伸首望着外面。
老大從門房裏走出來問：

「誰？」

「趕快開門！」

十分橫暴的聲音在門外答應着，老大望清裏邊作手勢。

道元點頭關上了客廳門。

老大開門，敵特務員帶了四個敵偽兵進來，門外還有人守候着。

敵特務員和敵偽兵持鎗開門進到客廳，經綸和道元已不在座。座位亦有變動，相庭從容起立，嚴正地說：

「各位這是怎麼回事啊？」

敵特務員微鞠其躬：

「對不起，王會長，今天有兩個抗日份子進城來，統統要查。」

相庭故作鎮靜，並更嚴厲地說：

「嘿！我當了皇軍怎麼久的忙，現在要查一查我家裏有沒有藏着抗日份子！好得很，就

請查吧！

相庭回答：

「特務員控訴的

我們是要查一查，會長有沒有被抗日份子謀害的危險！」

長不要說話，

說完話，便後面施眼色，敵僞軍一齊動脚。

▲向前王家樓上書房

苗元在樓窗口望齊下面，聽見樓下脚步聲亂作，急就坐到書桌邊，取筆伴寫作書。

▲陳家後院

縉綸在屋頂上望下爬，快到屋簷。

苗影剛提了水壺從臥房裏出來，瞥見了屋簷上有人影子，嚇得叫出聲來，縉綸作噓聲止住她。
縉綸身後退，隨手取起洗衣捧來自衛。

縉綸急搖手，並低聲說：

「你，是不是陳小姐，不要怕，是我，有敵人在隔壁搜查我。」

縉綸往下跳。

苗影一向並未見過縉綸，還以為是敵僞軍，嚇得又叫出聲來。

「你是誰？」

「我是唐縉綸。」

「喂，唐先生……」

經綸躲在橋角後，正向來處注意。忽然大門上叩響了。經綸正四顧覓覓隱身之處，苗影急忙走上來向經綸說：

「你快跟我來，我有法子。」

「什麼法子，你說。」

「不能說了，快來吧！」

就不顧一切地拉他到房裏去了。

▲同前陳家臥室連客堂

大門外，敵偽叩門很急。苗影拿了油燈從房裏走出去開門，故作睡眠剛起來的樣子，用手扣衣鈕。一幫敵偽軍進來，張大有——即前曾被敵軍利用下鄉去搶米而表示不滿的——也在裏面。敵偽進門即四散，一個敵軍和張大有查封了臥房裏，看見有一個人睡在牀上，臉向着裏面，頭上圍着頭巾。

敵軍指牀上人問：

「這是誰？」

苗影毫不遲疑地回答：

「是我的丈夫，他病了，病了好幾天了。」

敵軍略遲疑後又揮手指牀上人說：

「叫他醒來。」（日語）

並作手勢，意欲叫他回過臉來。苗影即便走過去，用溫慰的聲音叫他：

「二哥二哥，醒來吧，皇軍問話來了。」

經綸也假裝作病人醒來的樣子回轉臉來，被袱蓋沒了他臉的下半部。

敵軍回頭看看張大有，用手指一指經綸張大有走近來作審察的樣子但背了敵軍向經綸使眼色。

經綸把被蓋拉下一點，露出全部的臉來。

張大有審察之後，回轉臉去搖搖頭，敵軍便轉身出去了。大有還故意探視周室，待敵軍走後

，嘻笑煮問：

「小兩口子幾時結的親啊？」

戲謔的目光轉到了苗影臉上。

苗影又駭又羞，急遽不知所答。

經綸拉下被蓋，作態叱之，低聲說：

「快走你的吧！別開玩笑了！」

張大有笑而出門去。室外紛雜的腳音從近而遠了。

經綸忽的拉開被蓋坐了起來，室中孤燈如豆，靜悄悄地聽見張大有最後一個人的腳音也走出了大門。苗影低頭立竚，久之，才想起了去關大門。經綸也若有所感地慢慢拉去頭巾。

苗影關上了大門，低頭弄着衣角，慢慢地走進了客堂，想走向房裏去，又停住了腳，一時不知怎麼好。

經綸取了油燈到客堂，看見苗影正想進來，見面都不敢相正視，經綸表示感謝：

「陳小姐，我應該怎樣感謝你。」

「說什麼『感謝我』，我一向知道唐先生幹的是什麼工作，我幫助你，也就等於幫助了我自己。」

經綸無所容，精靜。

苗影感慨地說：

「我爸爸曾經說過：早聽了唐先生他們的話，何至於受鬼子們這種冤氣。」
背轉身去咽嗚地哭起來了。經綸走近她，伸手想撫慰她，但又放下了，少女的悲泣，使他不知所措，最後想出了足以安慰她的話：

「陳小姐不必悲傷，你是正當青年有爲的時候啊。」

苗影漸止泣：

「我總想做一點像你們那樣的工作，叫人們不要再像我爸爸這樣地死。」

「對的，陳小姐！這是唯一的你以後該做的事，悲傷是沒有用的。」

二人感慨地靜默時，大門又輕輕響了。

「苗影。」

她母親的聲音在叫她，苗影回頭告經綸：

「我媽回來了。」

二人稍經考問，趙某忽然說：

『我該見見你老太太。』

苗影乃去開門，經綸微笑着應她。

▲某民家臥室

某民家臥室內，敵僞三人圍住了永田和他的朋友，白天站在市街上注意過他們的僞軍認出了

永田，說：

『這不是救國會的總幹事，可是他也是會員，我看見他也在今天進城來的。』

永田不做聲，敵特務員發令搜查他身上，無所得，才走近他，同時又發令普遍搜查，敵僞兵如命而動。

敵特務員把槍對住永田問：

『快說出來，你們的總幹事在那裏？』

『我不知道什麼總幹事。』

「你不好好的說，就沒有命！」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說的呢。」

撒特務又問他的朋友：

「你知道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了，我。」

撒特務無法，才發令把他們帶走了。

▲施刑室

神尾壽山和另外一個敵軍官兇狠地望著前面一個目標，一個雙手被吊起在兩根木柱上的人影子半截射在地上，鞭打的聲音，霍霍地響着最後兩聲。

永田滿頭大汗，筋絡暴起，咬牙切齒地說：

「你們打吧，強盜，你們打死我也不會說出一個字來！」

神尾向壽山舉起大拇指，又望着永田說：

「好一個英雄好漢！」

又向旁邊的人說：

「明天把他帶到我隊部來。讓我好好的來問他。（日語）」
就走了，壽山還回頭看看永田才跟着走了。

▲牢獄

小小的牢獄裏，擠滿了人，兩個人扶著永田起來，其餘的人忙著替他把別人的稻草墊在他身
底下。

獄柵外，守監的偽軍李得勝前後顧盼地走過來，身邊取出一個小瓶子塞進鐵柵裏去，裏邊就
有人站起來接。

得勝把小瓶子遞給那個人，低聲叮囑他：

「這是北平有名的傷藥，馬上給他吞下去。」

另一手又拿出一個瓶子來遞進去：

「噯，還有，這是燒酒，用這酒吞下去。」

他又伸首俯身，貫注精神地望了永田多時。大家又在忙著給他吃藥丸。

▲陳家大門連巷

張大有在陳家大門前的小巷子裏巡路過來，快到陳家大門的時候，前後看看沒有人，就趕快把一張字條塞進門裏去，走了。

▲同前陳家客堂

苗影正在客堂裏縫衣服，看見了門縫裏塞進來的字條，滯疑了一下，終於去拿來，打開了看。

字條上寫着：

「朋友無恙！並有人招呼，請放心。」

苗影顯出很怪異的樣子，趕快開門出去看。

▲同前陳家大門連巷

苗影出門後面看，看見巷子裏祇有一個偽軍在巡路，快轉灣去了。那偽軍聽見後面的開門聲，就回頭來。

大有回頭向苗影一笑，轉灣去了。

苗影看去，是前晚會來家中搜查的那個偽軍，很感奇怪，但旋即恍然大悟，興奮地笑着進去了。

▲同前陳家客堂

苗影關上了大門，就往後院跑。

▲同前王家書房

經綸坐在一只躺椅上，很難受的樣子，道元站書桌旁邊，相對默然，經綸後來嘆了口氣說：

「……一個跟我合作過兩次的同志，想不到他這一次……」

「我想他不致於有生命的危險。到底他才進城來，還沒有什麼事情給敵人注意。」
經綸還是很憂慮，又歎了口長氣，站起來時，忽然聽得樓梯腳步聲急奔而上。

道元回頭望着房門，問是誰，苗影不答而邁上樓來，很興奮地進門來，祇聲說：

「唐先生，（示以字條）你看，是前晚上那個你說是姓張的傷軍從我們大門上擡進來的

……」

經綸急取來看，道元也急忙走過來看。

道元看了之後，望望經綸的神色，苗影也在旁邊注意着他。

道元笑了說：

「你看，可不是嗎。」

但是經綸還是愀然地說：

「……可是，苦也是够他受的了。」

說時，開兩步，轉臉向着牆壁，低着頭，顯然還是不能釋懷。

道元自己也有感觸，一時也覺得無法可以安慰經綸，嘆着氣走開了。苗影望着經綸，也懷着深刻的同情，他踟躕地走向經綸：

「唐先生，你不是總說：悲傷是沒有用的嗎？你怎麼自己……」低下頭去。

「是的，陳小姐，我沒有悲傷。」

一經綸說時，滑着他走開去。

苗影望着他，但不時低頭弄她的手預。

▲同前王家書房

王家樓上的書房裏，經綸道元苗影三人在油印宣傳品，經綸主印，道元理紙，苗影司點數摺疊，共同忙碌地工作着。

經綸臉上已經留了點鬚髮，忙着沾油墨，滾油筒。

道元忙着將印好了的紙取出來，拿開去。

苗影把摺疊好了的一個整數歸併到桌上一個高高的紙堆上去。

苗影的手把印刷品歸併到紙堆上，印刷品上，可以看得清楚的大標題是：

大衆讀報

以三萬同胞對付三百敵人

抵制仇貨 保存法幣

萬眾一心 規復鄉土

後面還有：

戰事消息

國軍連勝……等字樣。

經綸看看窗外天色，告苗影：

「陳小姐，今天時間晚了些，你和媽媽先睡吧！」

苗影也向窗外看了一眼，答應着立起來。柳品包上籃包袱，走開了房門。經綸道元印至最後一張，就取下臘紙去燒火柴，把牠燒了。

本同前王家後院

苗影出後門，敲着柝輕輕地叫：

「媽媽。」

裏邊有聲音答應着，於

△回復舊景——

上的腳步聲。

書房裏，經綸與道元正收拾開

「誰？」道元問。

「我。」一個小孩子的聲音答應着。

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蹣跚進來，身上攢了

「王先生，李先生。」

「對了，李先生，記着，以後永遠叫我李先生，不

經綸很喜愛他的樣子，走近他，道元隨即取了一本印刷品

經綸握着他的手，叮囑他：

「小弟弟，還是不要忘記了：拿回去，交給爸爸。爸爸有客在

路上不要停留一忽兒。不要跟小朋友去玩。一本正經的到家裏……」

「我知道了，你說這好幾遍了！」

引得道元和經綸都笑了，道元對經綸說：

「你放心罷，他恐怕比老大還靠得住些呢，老大那副鬼頭鬼腦的樣子，才叫人擔心呢。」

那孩子也得意地笑了，稍靜，向道元說：

「王先生，你怎麼好久不到我們學校來說話了？」

「我沒有工夫啊，我忙得很呢。」

「我們同學都說喜歡聽王先生說話。」

「好，我幾時再來說話好嗎？」

「好！」

這時，道元已經替他叩上了書包鈕扣，小孩子自己又看了

「好了，我走了，王先生，李先生，明天見了。」

「好，明天見，小弟弟。」

小孩子去了，經綸笑着看他走了以後，回過臉來，又思考起什麼工作來了。道元也匆匆去收拾屋子。經綸兀立了很久。

▲陳家大門連巷

苗影扶着他母親從門裏邊出來。苗影手裏挾了一個藍布包，他母親手裏拿了些香燭，和一串佛珠。苗影鎖上了大門，扶着他母親慢慢地走出了小巷子。

▲小學校大門

一所小學校大門上掛着「新民小學校」的牌子。

▲學校課堂連走廊

新民小學走廊盡頭的牆壁上，掛着一塊「新民明德」四個大字的扁額，轉角上站着一個小學生，拿了一本書在唸，似乎是被先生處罰在那裏「立壁角」的。近處牆壁上同樣的也有一個。這時候，他聽見遠遠來了腳步聲，就驚疑地向那個學生瞟了一瞥，他向他搖手，作態告訴他，是挑水的來了，跟着有一個工友，挑了一担水轉過過來，他們相對一笑，還是繼續裝

着臉書的樣子。

從課室的窗外望進去，道元似乎在裏邊講台上講什麼課，學生們桌上都放着書，有幾個學生在擦着眼淚。

道元感情地說着：

「……諸位同學想一想，敵人殺害了我們的同胞父母兄弟姊妹，搶奪了我們的土地產業和一切權利，現在却要我們同胞講和平，講親善，服服貼貼地替牠們做牛馬。我們是一個人，怎麼能被他們這樣隨便愚弄？」

學生們在聽着道元的演講，部份人臉上起了奮激的反應，有些人在擦着眼淚，但後來也憤慨地抬起頭來，而有一個學生始終伏在桌子上咽鳴着，待道元的話講到這裏，他忍不住地突然大哭起來。有二、三個學生回過頭去看他，大多數的學生低下頭去，表現出十分難受的情狀，或是擦着眼淚，而有兩個學生也跟着大哭起來。

坐在後面旁聽的兩位教員中有一個用臂膀支撐在膝蓋上，面向着地上。

道元在這種真摯而沉痛的情緒中，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取出手帕來擦了一下，又噙噓地

「敵人現在用種種荒謬的說法來掩飾牠那種罪惡的行爲，使你們迷惑，糊塗到不記住牠的冤仇，將來長大起來，不知道爲同胞父母兄弟姊妹報仇，世世代代替牠們做牛馬，這是多麼惡毒的計策啊！所以你們要牢牢的記住我和各位先生所講的話，並且回到家去，把這些道理講給家裏的人聽。我們現在只有一條路，才能自由光榮地活在這世界上，那就是——要用各種方法跟敵人拚命鬥爭到我們得到勝利爲止。」

一個個學生的奮激的表情。

全體學生除了有一兩個還伏在桌上（但也已停止抽泣）之外，其餘的都已轉爲奮激的表情。

▲同前王家書房

正日本風味的花洋布打開在桌上，一張張的法幣鋪上去，齊整地鋪好了一排，把布捲上一捲，道元鋪着鈔票，興葆捲着布，相庭還在點數鈔票，經綸和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在旁邊觀望着，近邊的茶几上堆着一些茶色的夾着二、三疋日本風味的花洋布疋，上面放着一只手提的

叮咚咚。

道元正鋪完了手裏的鈔票，就去拿了一張單子過來。

把那單子放在布疋頭上，看單子上寫着的幾個字是：

平陽各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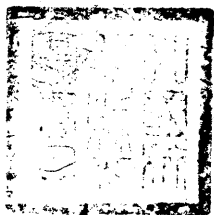
救國獻金

興葆把單子捲進在布疋裏，經綸和那工人打扮的人過來用帶子把他繫起來。興葆取過另一疋布來，道元在相廳桌上取過另一筆錢來，相庭告訴他：

「這是第二隊的七千八百三十元」說完話，依然忙著點數鈔票。

相庭的手很熟練地在點數鈔票，旁邊一本簿子上寫着捐款人的名氏和捐數：「王相庭捐洋貳仟元」；「周興葆捐洋壹仟元」；「曹興昌捐洋陸百元」……

興葆打開了第二疋布來，經綸把剛繫好了帶子的那疋布移到另一地方，那裏已經有了兩疋繫好了帶子的布。



經綸把已經紮好了帶子的布疋整齊了，一面告訴那工人打扮的人：

「萬同志：你送夫的時候，就便臨照一聲：等上面的正式收條下來之後，就馬上派人想法子送來。」

「好的。」萬同志答應着。

▲同前城門

萬同志擰了那一邊布疋，一手搖着叮叮鼓，從容走過敵僞守軍的面前，出城去了。

十二

▲某富農家後院

在那間一個富農人家的後院裏，堆着很多大木料和煤炭，還有鎗枝彈藥和手溜彈。興葆指揮着幾個工人在一塊松木板中間挖鑿形式略如步槍的胚模，興昌和萬同志指揮着許多工人農民把彈藥和手溜彈安埋在碎煤筐中間。還有人在裝盛碎煤，用挑煤筐，聲音很噪雜。

興昌指揮着同志們：

「千萬不要弄錯了：每一筐碎煤裏邊，最多只能擺一百顆子彈，或是十個手溜彈。不然，輕重差太遠了，就容易出毛病。」

「知道了，沒有錯的。」一個農民答應着。

碎煤筐中間埋進了步鎗子彈。

碎煤筐中間埋進了手溜彈。

松木板中間挖鑿成了的形如步鎗的胚模裏安放進步鎗。

牆壁下豎着一百多枝步鎗，有一個人的手一枝一枝的取去。

地下堆着很多子彈箱，面上的幾只，都打開了蓋，有一個人的手一排一排的取去。地上堆着很多手榴彈，有人的手在取去。

兩個人在一邊安放進步鎗的松木板上蓋上幾塊完好的同樣的松木板，就翻弄起來。興葆關照他們：

「要記住：孔孔一定得挖成洽洽和步鎗一樣的長短大小，不然，動起來就有聲響。」

「知道了，周老關，你先回去好了。」一個工人答應着。

「好，那我先走了。」

即轉身向興昌：

「興昌，我們先回城去吧。」

興昌答應了興葆，又招呼了同志們之後，相與走出。

▲同前城門

六、七輛大車分別滿載了那種木料和煤筐，並無阻擋的運進了平陽城。

▲木料行堆棧

木料行堆棧，四邊都有高牆，而牆外並無樓房。這是夜裏，有兩個工人先後走進了木料所堆成的曲折而高的衙堂裏去。

在四面都是高高的木料堆中間掛了一只小燈籠，二十幾個工人中間，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拿了步鎗，他們圍着一個工人，在聽他教授什麼，那一個工人手裏也拿了鎗。

那個工人在教授着裝彈的方法，說話的聲音很低，幾乎等於噓聲：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上下都要慢，不要發出大的聲音來，注意。」

於是大家就自己學習，很注意，沒有什麼大的聲音。

另外一處，也在木料堆的中間，掛了一只小燈籠，有二三十個工人圍着經綸，拿槍鎗的人們站在他身邊，他在講解着瞄準的方法，並作姿勢。

經綸的鬚鬚又長了些，和從前幾乎是兩個人了。他自己做了姿勢之後，就把鎗遞給旁邊的人

，也低聲地叫他們：

「好，大家再練練熟。」

有鎗的人就都去跪下在一排木料堆成的方形孔洞面前，把鎗口伸出去，經綸留心着他們，俯下身去指示他們。

經綸指示一個工人說：

「你把這個尖頭和鎗口上的尖頭跟目標對成直線……」

那個人依着做，對準目標，在孔洞裏望出去，目標是遠遠的木堆上掛着的一只人頭大的點了火的圓燈籠。

木堆上掛着的那只人頭大的圓燈籠。

在那一排木料堆成的方形孔洞裏，整齊地伸出了一排鎗頭來。

▲巷

巷的轉角處，雷彭提了一只菜籃，轉過橋來，張次官站在轉角上望了雷彭微笑，

苗影的脚走過張大有腳邊時，丟了一個小小的字紙團在地上。

苗影回頭看一看大有，指一指地上的紙團，微笑地去了，大有看看兩頭沒有人來，就去拾起地上紙團來。

打開那紙團來看，上面寫的是：

「加緊聯絡同伍，待機反正。」幾個字。

▲同前王家書房

晚上，王家樓上的書房裏，經綸、相庭、道元、興葆、興昌、宗敬和葛同志等在一只煤油燈前聚談着。

「……這一場戰鬥的作用，不但是要把我們平陽城裏三萬同胞從敵人的腳底下救出來」經綸鄭重地說：「主要的是要我們來做一個榜樣給全國的同胞看，就是說：由老百姓做內應來克服一個淪陷了的城池，便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宗敬十分興奮地湊着說：

「倘若淪陷區的老百姓都能這樣幹起來，日本鬼子就吃不消，就站不住腳。」大家的臉上表示都同意這句話，經綸接着說：

「對了，這一場戰鬥，主要的就是要說明這個道理，將來全面反攻的時候，就靠着這一

種偉大的力量。」

大家的臉上更表現出樂觀而堅決的意態，經綸又說：

「現在，我們的機會已經來到，千萬不能再等待，我們就決定這個日子。時間麼，因為城裏九點鐘就要戒嚴，不能再晚，可也不能再早，因為要讓我們的軍隊在天黑了以後，從三十里外面趕到城邊。」

從窗外望進去，他們很熱烈地討論着，但是聽不見聲音，宗敬說了些什麼話，興昌拍拍他肩膀，向他伸起大姆指，興葆也拍拍自己胸口，慷慨地說了些什麼，相庭沉默地頻頻點頭。經綸嚴重的神態中夾着興奮的情緒，說：

「……那好極了，不過各位要注意，日期和時間，不必很早通知大家，最好是當天，實在來不及的話，也祇能在前一天通知。」

大家都說「這個沒有問題，」興葆也說：

「沒有問題，差不多都是自己人，當場集合起來都來得及。」

「那就好了。」

經綸又回頭向葛同志說：

「城外的事情，還是由我來寫封簡單的信，你再去一次，日期和時間，我信裏不便寫，你口頭說好了。記住，日期是本月十八日，時間是晚上九點鐘，拿敵人工廠裏炸彈爆發的聲音做信號，內外同時動作起來。」

「萬一那天城裏的事情有什麼意外的變化呢。……」
相庭的聲音提醒經綸，經綸在稍加考慮之後，就說：

「那大家就得見機行事，不過，無論那天城裏的事情有什麼變化，葛同志，你報告縣長和高團長，城外總得幹起來，那時候，城裏或許還可以挽救。」

與葆嚴重的表情，點頭表示贊同這意見。

與昌嚴重的表情注意聽着經綸的話。

遺元一面聽着話，一面嚴重地考慮着。

相庭聽了經綸的話，也緩緩地點着頭：

「很對，很對！」繼續地思考着。

這時，聽見經綸在叮囑萬同志：

「日期時間，你記住了，是……」

「我記得，是本月十八日晚上九點鐘正。」萬同志接着回答。

「拿敵人工廠裏的炸彈作信號，內外同時動作起來。」

經綸補充他說，萬同志點着頭。

十四

夜色中的日歷的近景，從十五日一張張過到十八日，鐘聲鳴響七點。

▲同前木料行堆棧

木料行堆棧中，已經聚集了三三百工人，並不十分整齊地排列着，很多人已經拿到了槍枝彈藥，在身上綁繫着子彈帶，其餘的人，還在挨次領取槍彈。

奧葆與自己在分發槍枝彈藥，賬房先生跟着點名計數，領到了槍彈的人，或洋洋得意，或一股殺氣，可是全場沉靜地沒有一點人聲。

另一處，已經綁繫好了子彈帶的在領取手榴彈，每人一枚。

▲同前敵警備隊部

偽縣長張廷勛和偽公安局長苗壽山並肩站着，望着裏邊辦公室的門，神尾猶狼狽地開門出來，

看着他們『哼』的一聲，就跳進來，把手裏的一張土紙在圓桌上一拍：

『你們看一看，你們倆管的什麼事情！』

廷勛壽山十分疑懼，望着桌上的土紙，廷勛畏縮地過去拿來看，壽山也跟着過去。廷勛手裏的一張油印報紙，印着比較大的字，是：

大眾讀書

粉碎敵人陰謀

不容牠「以華制華」；

不讓牠「以戰養戰」。

後面另一標題，是：

任人屠宰，

無鬥爭勇氣的，

等於豕牛。

拿着報紙的廷勛的手漸漸發顫。

廷勛唇齒顫抖，幾乎暈了，壽山問廷勛：

『這上面說些什麼呀？』

廷勛不答。

神尾盛怒地罵：

『蠢傢伙！城裏發現了這樣的報紙，你們都還沒有知道！』

壽山呆住了，神尾酸厲的聲音繼續罵：

『你的縣長是怎麼做的。』

壽山微顫廷勛，廷勛拿了那張報紙直發抖，神尾還在罵着：

「你的教育是怎麼辦的？怎麼着民小學校裏會發現這樣的報紙！」

神尾的怒氣越來越盛；

「昨天我去演講，我叫着『打倒重慶政府』的時候，台下的小學生反叫『打倒日本軍閥』，這，這還成什麼話呀！」

壽山也大驚失色起來，延勳大概已經失了知覺，臉上沒有什麼變化。神尾說：

「我今天老實告訴你，你所介紹的王相庭，總是一副倔強的樣子，他的兒子常到新民小學校去，我很懷疑，他的兒子，我很懷疑。」

▲同前王家書房

書房裏，經綸道元相庭苗影四人圍着書桌，俯身在燈下看着桌上鋪着的一張小地圖。經綸裝束得如像農民一樣，紮了腰帶，塞起了衣角，想是爲了便於行動。他指劃着地圖用低而鄭重的音調告訴他們：

「……一切按照了我們的計劃：響應我們城外的軍隊，分頭夾攻守城的敵軍，監視他們

的居民，佔領他們的軍火庫，破壞他們的電線和無線電機件，切斷他跟別的據點的通訊聯絡……」

大家很嚴重地注意着他，他繼續說：

「……所有這些任務，都已經配備好相當的人，現在，最重要的，並且在一爆發以後，立刻要做到的任務，是圍困住警備隊多數的敵軍（特別用勁指出地圖上的一點）使他們不能活動，一直要堅持到我們的軍隊進城來。」

經綸說到這裏稍稍停滯了一下，並且慢慢地豎起身子來，說話的調子也跟着緩慢而更沉重，他說：

「這個任務，我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地方，一定會有一場比較激烈的戰鬥，我希望，道元兄……」

道元注意着經綸的話，聽他的聲音說：

「我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萬一我犧牲了，就要你繼續完成這任務，不然……」

道元毫不滯疑地挺起了胸膛，答應說：

「假如經綸兄以爲我可能承繼你的工作，我願意和你在一起。」

經綸伸手和道元緊緊握手，兩人奮激的目光，相對了片刻。

經綸又向相庭和苗影說：

「王老伯，陳小姐，你們兩位就照昨天大家所決定的辦法，看機會調度救傷的人……」

這時候樓下的鐘聲響了，大家靜靜地聽着——一，二，三，四，……

鐘——八點正。鳴着……五，六，七，八。鐘鏗兩邊擺着。

經綸聽了鐘聲，向道元說：

「八點鐘了，我們該去了。」

即向相庭道別：

「王老伯，再見了。」

道元也走近他父親一步：

「爸爸，我去了。」低頭轉過身去，毅然地走了出去。這時候，經綸正向苗影說：

「陳小姐，再見！」

「再見，唐先生！」

苗影的聲音很爽快，但終于低下頭去。經綸遲走了，走不到兩步，忽然樓下大門聲作巨響，並有大呼「開門」聲。大家驚疑着，相庭急急走到窗口，向下窺望。

▲同前王家大門連巷

樓上望下去，敵僞兵持槍前後把守，如臨大敵。

▲回復舊景

相庭縮身進來，有人急奔上樓來，相庭正走近經綸時，道元進來。

「會不會那邊出了毛病。」道元焦急地問。

「不像，沒有聽見什麼槍聲。」經綸肯定地說。

「不一定跟今天的事情有關係，你們倆趕快打苗影家裏走出去，不要誤了今天的大事，這兒由我來對付。」

相庭說完話，就向房外奔去，這時候，聽見敵人已經進了大門，經綸道元偕苗影三人正跑到樓窗邊，想從窗口爬出去，聽見敵人已經跑近樓梯，相庭在問着：

「幹什麼？幹什麼？」

「你兒子是抗日份子，抗日份子！」敵人的聲音。

「你怎麼可以隨便亂說！」相應的聲音，強硬地責問敵人。

道元覺得情勢危急，就一箇取出手槍，並催促經綸說：

「不行，他們上樓來了，爸爸一個人對付不了，你得趕快走，別誤了大事，（推經綸）我去攔住他們。」

說完話，自己就向房門外奔去，經綸急扶苗影上窗口。

道元奔道房門口時，敵特務等正推倒相庭，踏上樓板，轉過欄杆，道元先下手為強，砰然一聲，敵特務應聲倒地，其餘的敵人已經在樓梯口露出了半個身體，這時趕緊縮了下去，就在欄杆的巷子洞裏向道元瞄準，俟機開槍。

敵軍向道元瞄準，敵軍背後有相庭坐倒在牆角上，敵軍開了一槍，道元不敢還槍，祇拚命叫喊：

「爸爸讓開！」

相庭力爬不起，敵兵乘機又向道元開了一槍。

道元急了，躲在門框邊上，露出半邊臉監視着敵兵，一面還是拚命叫喊：

「讓開！爸爸，讓我殺盡這些強盜。」

忽然砰的一聲，中了道元的右肩，道元急以左手按住，向後縮開。

相庭在痛楚中看見道元受了傷，不禁怒氣冲天，看看面前躺着的敵特務的尸體，便吃力掙扎了起來，直取那尸體手裏的手槍，却爲另一敵兵所察見，開槍打中了他，使他又復仆倒在地。兩個敵兵即先後向書房門掩身前進。

相庭喘息垂死，見狀，即隨手取起地上手槍來，撥動機關，一槍開出，力盡而死。

走在前面的敵兵正快到達門口，但已中了相庭的槍彈倒下去了，後面的一個敵兵正在慌亂之間，也應槍聲而倒。

道元舉着槍，槍口上尚有餘燭長身，但看他的體力，已有難以支持之勢了，垂手於地，閉目喘息。

▲同前王家客廳

又有三個敵兵圍攔上奔去，樓上的槍聲又響了。

洪博前巷

小巷裏，苗影在前面走，經綸攆了一只鋪蓋在後面跟隨着，裝作僕人的模樣，鋪蓋遮住了他的臉，幾乎認不出人來。

同前木料行堆棧

同前木料行堆棧裏的幾百同志靜默的望着這個大方向，劉傑與昌萬同志等站在前面，興葆正看着他的錶，作手勢告訴他們，還有五分鐘就到九點鐘了。

高粱前的山坡上

我正規軍一齊佇望着前面的一個目標。

野地上的電桿下

我游擊隊正捌倒了電線桿。

用剪刀來剪斷電線。

工廠鍋爐間

工廠鍋爐間中間的柱子上貼着「工作輪班時間」的佈告，特別大而清楚的簽字爲「藤長安田六郎」火光熊熊的鍋爐面前，一個工人正在出清餘燼，一堆堆的煤火從裏邊取出來擲在地上。聽得鐘聲響了，接着敲二更梆響。

工人緊張的表情注意着梆響，停住了手頭的工作。四面一望，丟了工具，奔到碎煤堆的後邊，在碎煤裏挖出了一顆炸彈來，就便放在煤火上點着了導火線，逃出後門去。炸彈的導火線很快地延燃着。

▲敵工廠遠景

懸掛着膏藥旗的敵工廠一部爆炸，濃煙奔起，塵霧四野。

▲同前城門

城門邊的樹底下站起了我們的士兵，向前用力擲手榴彈。

城門洞口爆炸。

接着城頭上也爆炸。

▲同前城牆上

我軍向城頭射擊，吶喊前進。

▲同前本將行堆樓

木料行堆樓開了大門，經綸領導幾百名武裝老百姓擁擠堆樓。

▲同前巷

站崗敵兵見我武裝老百姓蜂擁而至，大驚而逃。

奔跑在最前面的經綸和另外兩個人，立停向敵兵射擊，敵兵中彈倒地，羣衆跟着衝了過去。

▲敵軍營門前

敵軍正從軍營裏跑步出來，遠望前面，立刻又立停。

街道轉角處，經綸領導了武裝羣衆已經趕到，部份人已經伏在地上開槍。

敵軍急忙架下輕機槍，後面的敵兵想往另一方向跑，有若干受了傷，其餘的人散開了。

街道另一端的轉角上也有武裝民衆趕到，在各種可以隱蔽之處，牆邊上，門邊上，民房的樓窗上和屋脊上，都有射擊的火藥。

敵軍向另一方向，也架下了機關槍，可是接連有兩個敵兵被射中，祇能倉皇地暫時退到門內。
。迫得那挺輕機槍也站不住腳。

▲同前市街

黨同志領導着武裝民衆奔跑到了市街上。

城頭上的敵兵剛架好了機關槍向下掃射。

武裝民衆很多受了傷，槍聲緊密，民衆攻勢受挫，看看有敗退的樣子。

偽軍張大有在一個敵兵的尸體旁邊，咬牙切齒地說：

「我說，總有這麼一天的吧！」

就舉起槍來一聲響。

敵機槍手應聲倒地，另有一個敵兵想立刻承繼他來掃射，但也在另一響槍聲中受了傷。機槍

聲停了一回。羣衆吶喊聲又起。

羣衆吶喊聲衝殺過來。興傑和幾個人去打開了城門。

▲同前城門

有人奔上城頭去敲鐘，翹首望着城外。

我正提筆在鑼聲中衝進城來。

▲同前辦公室之一角

神甫在辦公室裏打不通電話，焦急得滿頭大汗。

廷勳和壽山也望着電話機直燥急。室門口站着一個敵兵舉着槍，好似監視着他們兩個。忽而的槍聲越來越近了，廷勳直向牆角裏躲，壽山也有點害怕的表現。

▲同前敵警隊部門前

偽軍一隊趕到了敵警備隊部門前，後面還是有些敵兵監視着。敵軍曾向敵偽軍指示防守的地點。

排長于忠棟沒有等得及敵軍直講完話，便舉起手槍吼起來了：

「弟兄們！這是我們出頭的日子到了！」

「殺盡日本鬼！」立刻就有人反應着。

「殺啊！」羣衆着聲吼起來了。

子忠保舉他在自己說完話時就動了敵軍首一槍，結果了他。接連清好幾聲槍響。
敵偽兩軍立即分開兩面。

敵軍擁有機關槍，顯然佔了優勢，反正軍頗有死傷，幸而吳恩的一隊人自遠趕到。

吳恩一隊人到了就散開，射擊敵人。

對門民家樓窗口露出了了一個青年人的臉來，肉筒上接下手榴彈。敵機鎗被擊毀，槍手陣亡。
敵警備隊部門前也中一彈，照牌和窗門都跌落下來。

少數敵兵，很容易地一下子就消滅了。羣衆擁進了敵警備隊部的門。

▲同前監獄

監獄的夾街裏。李得勝等三個反正軍跟敵兵擲門，把最後的一個敵兵擄了，李得勝復命地
奔過來奪取了敵手裏的鑰匙，去開獄門。

一個敵兵奔進來，尚未及閃開，已經中了一個守候着的反正軍的鎗彈。

李水田等十餘人蜂擁似地從獄門裏奔了出來，去搶敵入戶體身邊的鎗和身上的手榴彈。

▲同前敵軍營門前

兩軍對門前戰鬥激烈，我正率軍已參加奮攻擊的末力。敵軍利用大門口的圍牆，作圍牆門。我士兵先投手榴彈過去，大門口迷漫了煙霧，敵兵看不見目標，胡亂放射機關鎗，響亮轟轟，男衝鋒，報以手榴彈，瞬息而機關鎗聲。

在敵軍營對面民家屋頂上的圍牆上，我士兵搬上了機關鎗，正對着敵軍營大門。敵軍又紛紛從軍營裏衝出來。

我機關鎗手在一陣掃射之後，舉頭一望，笑了。

我軍隊紛紛衝入敵軍營，軍營背後已經起了大火，濃烟沖上雲霄。

▲同前市街

敵紛紛向城門口逃竄。

城門已有我弟兄的機關鎗把守，也掃射起來。

▲同前敵警備隊對門前

還兼把神尾延勳壽山綁了出來，在這情勢之中，三個人都是一樣的狼狽。

▲同前王家書房

王家書房的樓窗口，王老大扶着道元在遠望着，這時，鐘聲已經罷了。道元臂上裹了白布，鮮血滲透了。

「怎麼樣，你說，敵人已經完全消滅了嗎？」道元問老大。

「是的，大少爺沒有逃脫一個。」老大興奮地回答。

「喔！」

道元的精神這才鬆懈下來，而感覺十分疲乏了。他幾乎要暈厥的樣子，向後退了半步，老大扶了他進去，安慰他說：

「大少爺，你該休息了。」

▲偽縣政府大禮堂

大偽縣政府大禮堂裏，羣衆把堂上掛着的聯日興邦的匾額用斧頭砸碎，兩隻交叉着的五色旗和膏藥旗拉下來擱毀，又憤惡地把它丟在地上踐踏。

禮堂門口，不斷地湧進人來，武裝民衆把神像延壽壽像三人推了進來，民衆踴躍着搗罵他們：「現在你們的臉還在那兒去！」

「現在拿老百姓當牛馬似的罵罵罵罵了！」

「不要臉的強盜，漢奸！」

「打死他們！」

「打！打！打！」羣衆巨大的聲音怒吼着。

濃霧中，居然都湧上去打了，有人叫喊着，想逼止他們，沒有用。

許多人站得高高地看清吼。

經綸趕緊爬上講台去，向天開了兩槍，叫喊着：

「各位同胞，各位同胞……」

苗影高高的站在凳子上望着經綸，這時羣衆靜了下來，苗影喜愛的表情聽着經綸在說：

「各位同胞，既然大家好容易把他們（指）括活的隸住了，就該先來審問一下。」

很多人舉起手來，喊着：

「好，審問，審！」

「好，審啊！」

經綸止住了羣衆的吼聲之後，有一個人攔腰說：

「把他們押到我們縣長那兒去！」

經綸指着大門口，說：

「我們的縣長已經來了，請大家讓一條路出來！」

羣衆回頭看。

大門口的人早已經讓出了路來，其餘的人也都跟着向兩邊移動。縣長後面跟着兩位軍官，在羣衆熱烈的掌聲中點頭微笑地進來，後面跟了許多民衆，掌聲中有人叫著：

「歡迎領導民衆抗日的好縣長！」

羣衆宏大的聲音附和着這句口號，跟着又吼起來了。

▲同前市街

羣衆以國旗爲前導，結隊遊行，火炬點點，互綿不絕，路邊葦頭，遍放鞭炮，鑼鼓喧天，吼聲雷鳴。

鑼鼓打得正起勁。

鞭炮高升發抒了熱烈而奮發的情緒。

老太婆也擠在人堆裏舉起火炬歡呼着。

一個拐腿的人舉着火炬，落在後面，拚命追趕，快趕上行列時，有人回頭勸阻他：

『你拐了一條腿，別趕了，旁邊歡忽兒吧。』

正說着話，他又落後了好幾步，不免再拚命拐着趕上去。看他氣喘得很緊，但還是在趕。行列前進，輝煌的青天白日旗接近到我們的眼前，遮住了後面一切的景物。

在東方燦爛的晨霞下，鞭炮，鑼鼓；以及羣衆的吼聲依然震撼着山河，大地的景色，逐漸明朗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449B

上海图书馆

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祖國之戀

（當今文藝叢書）

著作人

史東

山

編輯人

徐昌霖

霖

發行人

唐秉彝

彝

發行所

當今出版社

林森路蹇家巷三號

總經理

建國書店

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印刷所

建文印書館

定價

元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

山東省立圖書館

發行所

總經銷

分經銷

代售處

新華書店

白鳳閣

定價

示

本館



祖國之繼
山東史著
當今出版社

山東

山東

33